DS
751
Y85Y84
1740
v. 4

LIBRARY
AUG 7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SIAN COLL[illegible]ON

重訂岳鄂王金陀續編

絲綸傳信錄序

記功莫大乎紀實垂世莫難乎傳信實不徒紀也必有所托信不苟傳也必有以驗其所托二者迭相爲用而不可以偏廢也夫世之立勳能著名諡寓諸史牒古今不乏隱蹟奥行述于狀嘉謨顯德表于碑逸事放聞誄贊敘述雜出于志士文人之手是皆足以爲實也然而家庭之所上則或疑于夸託名于人則或疑其諛至後世追述倣象激揚褒揄上史官而詒輯錄又或疑其耳目不接誤于剽聞

嗚呼是又皆可疑也生乎斯時同乎斯時目擊而傳之斯足爲信矣曰存乎其人焉立言之大儒篤信之君子許可不苟而又出乎同時甚確乎其可信也曰惡所得据依而言之曰事同時功同志其矣言之實者莫切于君臣之間制詔出于當時非一人所爲也鑾坡鳳池公論所出上焉而覩草進呈必有以當乎君心下焉而廷揚驛布必有以服乎衆心且如酬功進律一時之功狀必覈于有司一時之指意必稟乎睿斷其他形之堂帖下之敇府又俱有宜底之存此而亦不足信又孰是其可托者昔韓魏國忠獻公

作家傳凡制誥皆散見于編年內珂竊以爲未然蓋事跡間斷則不便于覽讀紀載揉雜則有乖於聯合因刪其文而摭其意以爲如是亦足以傳旣上之蘭臺矣已而繙故書刻本時見事跡與當時王言相表裏者率不一二見輒愾然曰此珂之罪也事增于前文損于舊昔之作史者已難之矣而予獨可以輕變哉編年旣不可續入則惟別彙爲錄名之曰絲綸傳信抑使後之觀者知予之於所托於所傳其可信者洵非鮮據云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

宋宮內翰最書河議序

所以其可信者尚非無據以為奉議所權然後遺蘊與軍府
為錄各之曰從論傳信於使後之觀者知乎之於所兆於
難之矣而乎獨可以轉變故編年既不可續入則準例棄
然然曰此何之罪也事增于前文損于舊昔之作史者已
書刻本所見事跡與當時王言相表裏者率不一二見而
而攄其意以為如是亦足以傳既上之蘭臺矣已而絲故
問闕則不便于覽讀況戴采雜則有乖於體合因刪其文
作宋宰傳凡諸語皆散見于編年內所錄以為未然諸事

岳鄂王金陀續編卷之一

王嫡孫　珂編定

七卅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絲綸傳信錄上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誥紹興二年

敕朕思將帥之臣爲社稷之衛克戡多難以靖四方厥有茂功宜膺優渥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爲時良將統我銳師許國惟以忠誠馭衆亦能訓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紀律以嚴明宣力久勞戰多實著功加

巽地迹掃羣凶遂行横列之遷兼付承流之寄悉平嶺嶠旣戚破敵之功威著江淮益貯禦戎之略其承巽寵克勵壯猷可特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

鎭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制 紹興三年

勑全師策賞必首亞中權之功謀帥授方爰控制上流之重若時名將爲國虎臣屢列上於戰多式載圖於臨遣併須命渥增重戎昭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岳飛秉誼忠純賦資沉毅自奮庸于行陣久宣力于方維料敵出奇洞

識韜鈐之奧摧鋒決勝身先矢石之危薦萃偏師往平巨
孽屬江西之竊發連嶺表以繹騷命以專征迄茲底定殲
滅兇渠之惡蕩平狡竄之姦千里師行見秋毫之無犯百
城按堵聞犬吠之不驚嘉爾凱旋趣其入覲宜疏進律之
恩俾正承流之任天設之險擇形勢于九江師克在和隱
兵威于萬旅以作藩于屏輔以式遏于寇攘益申紀律無
棄前勞可特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充
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清遠軍節度使特封武昌縣開國子制 紹興四年

門下師直為壯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曰多得仁人無敵之勇羽奏累騰于戎捷輿圖亟復于圻封肆疇進律之庸宣告治朝之聽鎮南軍承宣使克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路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威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擾久宜勞于邊圉實捍禦我國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羊子懷柔初附之略屬凶渠之嘯亂乘江漢之弛兵竊據一隅萃厥逋逃之藪旁連六郡鞠為盜賊之區命以遄征迄茲底定振王

旅如戎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
闢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災嘉乃成功懋茲
信賞建旄融水以彰分閫之專授鉞齋壇聿示元戎之重
全付西南之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于新封錫圭腴于
真食併加徽數式對異恩於戲我武用張既收無競維人
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功見知之圖尚肩衛社之忠益勵
幹方之績欽予時命其永有辭可特授清遠軍節度使湖
北路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兩鎮節度使加食邑進封侯爵制 紹興五年

門下聖人順天地之動師必有名王者治夷狄之權兵應者貴乎總中堅之略叶平外侮之虞肆圖厥功誕告爾衆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才全果毅資兼有雄閱禮樂而厲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尊征屢摧堅而深入于疆于理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屬邇雛之挻亂導戎猾以窺邊萬騎鼓行震天威於不測千里轉戰奮勇氣于方張力捍孤城系俘萃醜遂旋師而

殄潰茲振旅以遄歸載酬却敵之庸用錫相攸之社齋壇
授鉞節兼兩鎮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重倍敦井賦
衍食舍租爰示寵光并昭物采於戲觀萬夫之政爾惟肇
敏干戎功宅九有之師我其克艱於王業祇若予訓永肩
乃心往恢式辟之方勿替對揚之命可特授鎮寧崇信軍
節度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充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
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
者施行

檢校少保進封公爵制　紹興五年

門下若昔帝王之經武本七德以和衆安民惟我祖宗之造邦逮百年而勝殘去殺眷彼南服遠于朝廷赤子弄兵始由失職一方受病迄至用師廼嘉將帥之良克盡威懷之義肆颺乎號庸報懋功鎭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忠力濟時忱誠徇國沉勇多算有焉燭制敵之機廉約小心得祭遵好禮之實自出陪于艱運久專總于戎昭鋒對無前以征必克師行有紀所至孔安成績著于邦家威名震于夷狄比飭鷹揚之旅往臨鼠盜之區予以惠心開其善意得并生於朕志新舊染於吾民

支黨内携手掀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效丹盡昔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離清湖湘累歲蕩泊之萑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惟將底績敢緩疇庸孤棘位朝其視儀于亞保戎驛導節仍疊組于中權肇開公社之封益衍韭腴之賦於戲出車之勞還率所以知臣下之勤彤弓之錫有功所以慶人君之賞惟對揚于休命終克勵于壯猷尚弼一人永清四海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進封武昌郡開國公餘如故主者施行

更兩鎮節使充宣撫副使制 紹興六年

門下朕還顧宛洛之郊旁連江漢之紀人謀誤國致赤子之淪胥祖武造邦本皇天之全付思拯民於水火用申畫于山川即命元戎往分憂寄亶茲有衆咸聽朕言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岳飛沉毅而閎中純誠而特立縱横奇正謀足以應料敵之幾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狥國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剪亂黨凶所當者破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久勤經畧將規恢于遠馭宜畀重于使權草木知名諒威聲之遠讋旌旗改色亦士勇

之賈前矧當塗炭之餘積有雲霓之望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存廟貌未移于鍾簴其供乃服以究衛庸易兩鎮之戎旃就專節制衍多田之斡食益修輿封斷自寻衷疊茲異數蓄示龍光之渥式昭闓寄之隆於戲整六師以修戎朕既得惟人之競辟四方而徹土爾其恢綏遠之猷惟一德以定功茲萬邦而爲憲往欽無斁其永有辭可特授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襄陽府置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餘如故

內艱起復制　紹興六年

門下考禮則喪無二事心獨致桮棬之思命將而任重三軍義在先國家之急眷時閫制屬我傑才方膺易鎮之榮奄及終堂之恤肆颺出綍敷告在廷持服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岳飛精深而善謀沉鷙而孔武被威名於草木昭勳績于旂常國爾忘家厲票姚辭第之志卑以自牧履滿異不伐之謙本忱恂之確誠篤純行之粹美出從王事每切望雲之情入慰母心初無齧臂之誓期永就養遽及閔艱念乃情重罹于至憂

慘予心良增于深惻屬此幹方之日豈曰君廬之時雖難志顧復之深恩可少息憑陵之宿憤朕當饋而歎中夜以興思有指之土疆倚圖上之方畧斯拱而俟趣起勿遲仍覩亞保之威儀載畀兩藩之旄鉞用昭隆眷亟奏膚公嗚呼魯侯郎喪而誓師平淮夷之作難晋人始墨而變禮由殺縗以從戎若功名克顯于君親則忠孝兩全于家國可特起復仍前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主者施行

起復太尉制 紹興七年

門下天生五材莫大乎用兵之利戰有百勝孰踰于得算之多粵若信臣妙持軍律援桴擐甲屢收既克之功欽至策勳吏勵方來之效咨爾在位明聽朕言超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沉毅而有謀疏通而善斷威加敵人而其志方厲名著令甲而其心愈剛有慮而後會之機有誓不俱生之勇曩者分遣將士深入賊巢游聞斬馘之奇盡據山川之險至于牛蹄之役尤嘉虎闘之雄積獲齊山俘纍載道令行塞外已觀奮擊之無前響震關中將使覆亡之不暇是用疇榮掌武加重

元戎玉佩絳裳備殊勳之典禮雕戈金節增上將之威稜仍衍爰田益敦眞食以厚褒揚之寵以明待遇之隆於戲朕不愛爵賞而用才庶幾無負汝宜竭股肱而報上思稱所蒙往圖竹帛之光勉徇國家之急則朕克濟垂成之業而汝亦有無窮之聞可特起復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加食邑五百戸食實封二百戸封如故

授開府儀同三司制 紹興九年 本年明堂加食邑制缺

門下蒐卒乘而繕甲兵尤謹艱難之日聽鼓鼙而思將帥

不忘閒暇之時廼眷爪牙之臣夙勤疆埸之衛爰加褒律
丕告治廷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
岳飛票衛有聞沉勇多算有岑公之信義足以威三軍有
賈復之威名足以折千里臨敵而意氣自若決策則機智
如神陷陣摧堅屢致濯征之利撫劍抵掌每陳深入之謀
眷彼荆襄實勤經畧邊鄙不聳幾臥鼓而滅烽流亡還鄉
皆授田而占籍奠茲南紀隱若長城屬鄰邦講好之初念
將闔宣勞之久肆因慶澤式表高勳是用進同三事之儀
仍總兩藩之節衍封多井增實腴租以昭名器之崇以就

龍光之渥於戲豈報顯賞蓋以褒善而勸功遠慮深謀尚
思有備而無患祗若予訓益壯爾猷可特授開府儀同三
司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
大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封如故

少保兼招討使制 紹興十年

門下除凶定亂救民本仁義之師料敵出奇命克必神明
之將眷予閫帥久撫戎昭俾宣布于皇靈用外攘乎寇侮
維日之吉敷告在廷開府儀同三司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智合韜鈐靈鍾河嶽氣吞強虜

壯哉漢將之威稜志清中原奮若晉臣之忠概師屢臨于京洛名遠震于荒夷念國步之方艱願戎心之未革詭謀行詐既信義之俱忘怙亂阻兵有神人其共憤其遂整乎我師用恭行乎天討默用萬全之計亟收九伐之功乃寵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義仍進躋乎孤棘特隆委寄之權於戲一弛一張文武隨時而致用百戰百勝方畧因敵以爲師舉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勲勉爾壯猷欽予時命可特授少保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封如故

樞密副使制　紹興十一年　本年明堂加食邑制鈌

門下朕躬履多虞規恢大業惟文武並用式嚴宥密之司必智勇兼全克任本兵之寄眷時人傑久總戎昭肆酬勛望之隆俾贊樞機之要誕敷渙號敷告明朝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岳飛果毅而明深沉以武奇謀秘計早推韜畧之高英槩雄姿凜有威名之重自服勤于邊圉實修捍于邦

家作鎮上流屹若金湯之固宣威遐俗震于犬羊之羣功屢紀于旂常任實同于柱石念提兵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授任一隅未究折衝消難之畧鬱雄圖而未展慨平世之何時是用蔽自朕心付以國柄參畀事機之重仍班孤棘之榮近賚發蹤指示之奇遠賴摧陷廓清之績庚極用人之效亟戍戡亂之圖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于注意將相和則士豫爾宜務於協心其懋壯猷用服明訓可特授樞密副使依前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封如故

萬壽觀使制 紹興十三月一年

門下聯樞筦而贊廟謨式重股肱之寄擁節旄而奉朝請益隆體貌之恩乃眷勲臣方居密席遽瀝退身之義盍推從欲之仁爰告大廷用孚爾衆少保樞密副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飛秉資肅毅挺質沉雄方畧得古良將之風忠勇有烈丈夫之概奮身許國彯趙王之曼纓勵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劍自總幹方之任久專制閫之權惟功績之殊尤亦忠膺之備至戎騂導節既叠組于大邦孤棘位朝遂進班于亞保茲圖茂

閫俾贊洪樞賡資籌幄之奇用輯平戎之畧欽煩言之洊至摘深釁以交攻有駭予聞良乖衆望朕方記功掩過事將抑而不揚爾乃引咎自言章既却而復上諒忱誠之已確雖敦諭而莫回是用崇使範于殊庭畀齋壇于舊服留以自近示不遐遺以全始終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寵以寬科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會無貳色猜情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鑒此而御下爾尚體茲以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可特授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萬壽觀使仍奉朝請主者施行

宋孝廟嘗與崔某論及文章關世變崔對曰臣觀建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景撥集中諸制亦然鋪張揚厲要絕無溢美之詞善乎亦齋公之言曰鸞坡鳳池公論所出足以信今而傳後也讀至萬壽觀制調停委曲語意悽惋想見功高不賞讒人鴟張凉德開而凶終已兆先王際此履霜堅氷之懼天王明聖之思宜有其共茲集焉而宋運亦由此替矣 士景謹識

聖之思宜有其並集焉而未遑亦由此啓矣上景讀讀
京德開而內務已兆先王際此復靖隆來之體大王明
詩雅制詞修變由語激徽想見功高不賞遺人朗漾
言曰驚波鳳池公論所出足以信今而傳後也讀至唐
詩制亦然鋪張揚厲要統無溢美之詞詩平亦齊公之
語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使知天下必能中興景撥集市
朱彝尊嘗與崔其論及文章關世變崔對曰臣恭竊來

岳鄂王金陀續編卷之二

七世孫　桂嗣刻

王嫡孫　珂編定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絲綸傳信錄下

辭免鎮南承宣使不允詔　紹興三年

勑具悉朕以九江之會襟帶武昌控引秋浦上下千里占江表形勢勝地宿師遣戍而以屬卿增壯軍容併加使號蓋圖乃績顧匪朕私惟卿殄寇之功馭軍之略卓越一時爲將來名將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則夫進秩授

任就臨一道豈特爲卿褒寵亦所以慰黎民之望也其尚
何辭所請宜不允

辭免清遠軍節度使不允詔 紹興四年

勅具悉卿忠義出于天資忱恂著于臣節志徇國家之急
身先士卒之勞蓋嘗推成功而不居寧復私富貴以爲念
然賞國之典輕重視功師不淹時役不再籍坐復六州之
故地用蘇千里之疲氓嘉爾設施出於談笑凱旋振旅可
綏酬庸建大將之鼓旗往臨三路授元戎之鈇鉞增重六
師奚爲遜牘之陳猶避寵章之渥謙以自牧卿雖欲執三

命之恭賞不酬勞朕何以爲萬夫之勸勉服成命無費繁
辭所辭宜不允

辭免鎮寧兩鎮節不允詔 同前

敕具悉屬者襄漢之舉旌旗所指勢若破竹盪平六郡役不再籍是用建爾節旄授之鈇鉞以臨融木之師而卿秉誼抗辭至于再四今寇戎內侮蹂躪兩淮卿獨提勁旅徑絕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鋒折馘執俘厥功茂焉朕載披圖籍惟鎮寧崇信爲將巨鎮肆以命卿乃復逡巡懇避形于奏牘德遜之美功成不居雍容可觀士黨稱歎雖謙終

可以保吉而信賞所以示公朕命不移往其祗服所辭宜
不允

自池州移軍潭州奬諭詔　紹興五年

勑卿遠提貔虎往戍潭湘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
里之塗而樵蘇不擾至發行賞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
所至得其懽心斯以寬予憂顧嘉治軍之有法雖觀古以
何慚乃眷忠忱益加咨歎故兹奬諭想宜悉知

辭免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不允詔　同前

具悉卿紀績旂常視儀孤棘式嚴閫制增重使權名非苟

以假人位必期于稱德尚茲謙執殆咈眷懷難得者時當畢力功名之會有勞于國亦何嫌爵祿之加亟服懋恩益思來效所辭宜不允

辭免武勝兩鎮及宣撫副使不允詔 紹興六年

漢高祖一日得韓信齋戒登壇拜爲大將授數萬之衆雖舉軍皆驚而高祖不以爲過與待絳灌樊酈輩計功級受賞者蓋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耶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勛伐之盛焜耀一時豈但與淮陰侯初遇高祖爲比哉朕之報功者褒顯已厚爵

位已崇今復修大使名用增重于閫寄所以示優異之寵不爲越而卿辭之何也往祇茂恩毋復有請所辭宜不允

辭免起復不允詔

勑具悉委質爲臣義無有已要絰服事禮有從權雖陟屺之思恩莫隆于母子而枹鼓之急身必先於國家矧三軍之耳目待其指蹤一時之利害間不容髮豈其忽安危之大計謹苫塊之私哀爾其擇忠孝之宜審重輕之勢亟視軍政往赴事機所請宜不允仍不許再有陳請依已降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晉少失機會

辭男特轉三官授武畧大夫所請宜允詔 並同前

朕以卿肅提師律進闢土疆功在必酬既舉策勛之典寵惟無斁用昭延賞之私卿乃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謂名器之虛授將磨厲以何由朕思其言所見者遠蓋不徒固執謙遜恥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勳勞復見西平之有子載深嘉歎姑務勉從所請宜允

上章乞骸不允繼赴行在待罪降詔慰諭 紹興七年

敕岳飛劄子奏臣妄有奏陳乞骸之罪明正典刑以示天下臣待罪事具悉朕究觀自昔之將帥罔不歸重于朝廷

蓋將旣尊君則下知從令協致爪牙之利用成社稷之勲此所以名載鼎彝慶流孫子而主臣竝受其福者也卿識洞韜鈐天資忠孝龍驤虎視聲聞四方眷遇之隆超越今昔而乃誤于聞聽輕有奏陳及承命而造朝乃抗章而引咎深達君臣之義尤知名分之嚴惟石慶之以譴聞吳漢之自譴責質之古道何以加兹夫有志者事竟成无咎者善補過本無瑕吝何以謝爲三復忱辭不忘嘉歎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權判官張宗元還奏軍旅精銳奬諭詔同前

敕朕致天之討仗義而行秉律成師誓清乎蝥賊整軍訓
武必藉乎虎臣眷予南服之雄實捍上流之勢卿素持齋
鉞洞照玉鈐茹若分甘與下同欲裹糧坐甲惟敵是求旗
甲精明卒乘輯睦士聞金鼓而樂奮人懷忠孝而易從動
焉如飄風固可以深入延之如長刃何畏乎橫行覽從臣
之奏封知將帥之能事卿誠如此朕復何憂想鉅鹿李齊
之賢未嘗忘者聞細柳亞夫之令稱善久之故茲獎諭想
宜悉知

辭免儀同三司不允第四詔 紹興九年

敕具悉卿位居上將績紀太常卻轂守學而彌敦祭遵克已而愈約甘苦同於士卒故雖萬衆而猶一心號令行于師徒故雖千里而如在目久展幹方之畧備宣衛社之忠濟此艱難助予興復高秩厚禮允答于元功華袞命圭肆同于三事而乃過形遜德薦飾謙詞顧丕號之旣颺詎渙恩之可反毋煩再四以咈余懷所辭宜不允仍不許再有陳請

乞同齊安郡王士㒟等祗謁陵寢不許詔

朕以伊邇頃隔于照臨陵寢久稽于汛掃逮茲恢復之日

亟修款謁之儀卿慨然陳請願爲朕往雖王事莫先于盡瘁而將閫不可以久虛殆難輟于撫綏徒有懷乎忠藎寤寐于是嘉歎不忘已降指揮止差將官一兩員部押壕寨人匠軍馬共一千人隨士㒷張燾前去卿不須親往

辭湖北京西路辟差得旨允奏仍賜詔獎諭並同前

昔蘇建責大將軍衛青至尊重不能招選賢士青謝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言雖未合理然其處功名遠權勢要當如是非者干戈未靖道路不通襄漢之間凋瘵特甚故州縣之吏上自守宰下至寮屬權時之宜委卿

辟置今既臻綏靖遠邇如一銓擇之柄合在朝廷卿所抗章深合事體自非思慮之審謙恭之至何以及此古人不遠嘉歎叵忘所請宜允

辭免少保兼河南北路招討使不允詔紹興十一年

具悉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卿冲遜之實非徒爲禮文之虛也今復以將士方冒矢石當鋒鏑不欲獨先被厚賞爲言陳誼甚高朕所嘉歎第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蘧伯玉用心矣尚體玆義勿復有云所辭宜不允

郾城捷賜詔獎諭兼犒軍士

勅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嘗百萬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間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爾在廷之旅咸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鏖戰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夷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歎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軍士特此諭知

穎昌捷後俄詔班師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不允詔
卿勇畧冠時威名服衆分鎮一道使敵人無侵侮之虞盡
節本朝致將士有忠誠之效方資長算助寺遠圖未有息
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雖卿所志固嘗在于山林而臣事
君可遽忘乎王室所請宜不允

辭免樞副不允詔

朕以虜寇未平中原未復更定大計登用樞臣惟吾制閫
之良宜有籌帷之畧俾參密席賡協廟謨當思注意之隆
遂展匡時之志守謙避寵非所望焉所請宜不允

帶本職同張俊按閱軍馬詔

蔡保大定功武有經邦之畧蚤正素治戎惟先事之嚴將
授閫以求全必因時而制變連百萬貔貅之衆自我翕張
擇一二股肱之良爲予奔奏卿勛在社稷名震華戎謙退
踵征西之風廉約蹈祭遵之節比從人望入贊樞庭方國
步之多艱念寇仇之尚肆未反釆薇之戍將親細柳之營
諒匪忠賢孰膺委寄當令行陣之習有素戰守之策無遺
伐彼奸謀成茲善計尚體眷注無憚勤勞故茲詔示想宜
悉知

乞罷樞副別委同張俊措置戰守不允詔

朕以前日兵力各分不足以禦敵故令合而爲一悉聽于卿而二三大帥進一隅而登樞極凡爲此者而豈徒哉今卿受任甫及旬浹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責乃辭不能舉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權而謂不足以有爲人固弗之信也無煩費詞稽我成命所請宜不允

辭免男除帶御器械宜允詔

朕瞻若勲臣狂以本兵之寄寵其嗣子俾居扈從之班蓋

昭信倚之誠豈拘文法之末而卿秉心廉慎執德謙冲力抗封章固求遜避援三尺而有請諒一意之莫回勉徇雅懷不忘嘉歎其所請宜允

乞再檢會前陳還印樞庭投閒不允詔

朕登用元勳圖回密務方賴同心之助式恢馭遠之規曾居位之日幾何乃丐閑之章踵至無亦過矣爲之憮然其體至懷尚安厥位所請宜不允

辭免兩鎮少保萬壽觀使奉朝請乞一外宫觀差遣不允詔　並同前

救具悉卿登翊樞筦曾未淹時乃以人言遽求釋位惟去就之義卿之所敦顧終始之恩朕安敢廢寵以節旄之舊畀之祠祿之優君臣之間庶幾無媿令惟卿反共又何辭所請宜不允

天定錄總序 紹定元年增入

天定錄者鄂國岳氏甲子奏篇後哀次四朝念忠之次第捨前經進諸帙所未見而作者也先王之事悉矣褒典在
朝廷公論在人心然竊謂是錄有可證于前者三可慮于後者二蓋人臣大義止于忠大節止于廉大端止于學此三者非有以證莫之顯也松楸鬱然遺廟巍然此二者非有以慮莫之承也是則惡能已于述哉方先王初謚忠愍次謚武穆一旦明天子下坦制與鼓鼙之思合二美而公

其傳視乎曩時之名臣渭南隕星汾陽貫日得以並驅先後有此錄則加美矣忠非足證歟金匱之實錄於先王傳有曰死之日家無餘財及考隆興初詔還簿錄有司會其直其得緡錢萬當宁惻然歎其貧詔以見緡錢賜償之先兄甫請遺墅于朝得之傳聞曰家故田四萬畝在廬山之陽詔有司併給則實止三千畝其視同時鄙夫金錢巨萬見于郿塢之積奸租六十萬斛見于阜陵聖語氷炭判如有此錄則加實矣廉非足證歟實錄又曰先王通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乃賜謚告詞曰勇畧根乎詩書視乎曩時

輯錄所載建儲之疏出師之奏謝赦之表斯文炳如得以自信於一字之褒有此錄則加信矣學非足證歟忠臣烈士之禁樵採建隆詔也而鑿石牟利近見于行闕之旁致有煩乎寶慶盼旨有此錄則上知所以慮乎弛也廟于鄂王于鄂淳熙嘉泰詔也而飲食必祝有得于斯人之心猶未泯乎沔陽私祀有此錄則下知所以慮乎久也証而傳慮而久皆本于人心即皆天也非人所能為也惟觀是錄者以顯然者攷前聞以隱然者埀後來而大端瞭如指掌矣紹定改元端午日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通城

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珂謹序

岳鄂王金陀續編卷之三

宋嫡孫　珂編定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天定錄前篇孝宗朝

追復指揮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戰功不自矜伐餘烈休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于飛飛雖坐事以殁

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原官以禮
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十月三省同奉聖旨故岳飛妻
特與復楚國夫人男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雷復忠
訓郎閤門祗候霖復右承事郎與合入差遣震靄並與補
保義郎雲妻鞏氏與復恭人更不給致仕遺表恩澤雲令
臨安府以禮袝岳飛塋又三省同奉聖旨岳雲男申甫岳
雷男經綸綱紀並特與補承信郎女三人候出嫁日夫各
與補進武校尉并其餘子孫令所在州軍依已降指揮尋
訪申尚書省　隆興元年四月三省同奉聖旨岳飛孫琛

并女安娘夫高祚並特與補承信郎

先大父追復少保兩鎮節使告

勑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勲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像蓋念舊者不忘乎拔拭而勸功者當急於襃崇朕祗稟睿謨眷懷宿將茲仰承乎素志肆盡洗於丹書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飛拔自偏裨驟當方面智畧不泥乎古法沉雄殆得於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乎秋毫外摧孔熾之强胡內剪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揜

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于橐弓而當路力戚乎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燃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于岳陽念爾子孫悉返孤惸于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逮於玅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畀齋壇之組近幾禮蹇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于方來嗟乎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撫髀關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封如故

先祖妣復楚國夫人告

赦榮悴有時而不同忠邪既久而自判昔飛以篆車紛冕備大將之多儀而李以文駟雕軒正小君之顯號繁强宗之鼎盛何奇禍之驟興殆兹天定之時宜爾邦誣之辨前楚國夫人李氏柔潔以爲質勤儉而自修處安樂不聞驕妒之愆居患難不改幽閑之操合門遠徙閱歲屢遷睠念前朝既下生還之命志伸今日再加甄敘之封錫以土田爲其湯沐子孫並仕顧惟晚歲以何憂門戶再興尚識大恩之有自可特復楚國夫人

朱伯雲復官告

敕漢李將軍恥對刀筆吏寧就死焉未幾子敢亦罹非命良將數奇自古固然朕未嘗不撫卷而興歎也故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岳雲慷慨忠勇頗有父風困于讒誣不究勳績茲懷遺烈盡復故官朕既白杜郵之冤爾宜思輔氏之報可特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

先伯母鞏氏復恭人告

勅昔者大臣逞憾誣滅舊勳微太上皇帝全度矜容則岳氏一門無噍類矣爾流離嶺表險阻備嘗上奉君姑下撫幼穉以至於今非天有以相之耶其詔攸司還畀溫恭之

號生爾者太上恤爾者朕躬汝其念爾朝之恩勉二子以忠報庶幾他日尚有餘榮可特復恭人

先伯雷追復官告

勅故忠訓郎閤門祗候岳雷前世流人亦有父子兄弟死則追褒生則寵秩如今日者乎國家雨露之恩與天通矣靈如未泯知享斯榮可特追復忠訓郎閤門祗候

先考霖復官告

勅前右承事郎岳霖爾父有戰勝攻取之勳而無竒罹禍艾之相故忠足以結明主之眷而智不能辨權臣之誣一

鬱九泉浸尋七閏茲與懷于鞞鼓肆加寵于子孫復以文
階續其世祿朕於爾家可謂注意矣爾之一門何以報朕
哉可特復右承事郎
先兄甫申經綸綱紀補官告
敕岳甫等善善及其子孫春秋之誼也乃祖既信誓於地
下矣其可使爾曹與編氓齒乎茲命爾以官勉圖報國可
特授承信郎
先兄甫換承務郎告
敕漢驃騎死武帝錄其孤爲奉車都尉盡將幸其壯而用

之爾本將門乃能攻苦肄業剏爲儒生玆特授以文階遂進京秩亦爲爾祖奮由忠烈殁非其罪肆朕恩恤之厚於汝無靳也勉爲忠孝茂對斯榮可特授承務郎

一　先兄琛授官告

勅故少保岳飛孫琛刑有寬濫朕所盡傷雪罪記功仍卹其族類併以官爾欽惟茂恩可特授承信郎

訪問李若樸等指揮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三省同奉聖旨昨聞臣寮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曰其罪呂沇本發王詢所司皆迎合林待

問爲勘官獨直其寃狀章傑捕趙鼎送虀酒又捜其私家書欲傅致士大夫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王鈇治盜欲鍛鍊富民多取賄價王正巳爲司理卒平反之此不畏彊禦節概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　李若樸除郎事見編年

給還田宅　隆興元年四月

承事郎岳霖劄子乞給還先父置到江州田宅劄下戸部勘會行江州開具岳少保飛田宅產業有無現在已賣未賣申部隨據州申到岀宅若干部緻奏奉旨令給還　田三

千餘疏甫亦有狀奏請

給還御札淳熙五年閏六月

通直郎試將作少監臣岳霖劄子奏臣霖輒瀝誠悃不避
誅夷仰瀆朝聽臣照對本家累蒙國史院紀日所取索先
父臣少保忠烈行狀及前後被受太上皇帝御筆處分眞
本應合干文字照使臣除已遵稟外重念臣先父飛本以
寒微奮由忠孝頃荷太上皇帝拔自偏裨名通列籍一時
異恩羣臣莫比前後被受御筆無慮數百章中間不幸爲
權臣厚誣悉被拘沒今聞現在左藏南庫架閣比蒙聖恩

昭雪寃抑憐其幽苦詔太常議謚而本家别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上件御筆手詔真本給付臣家參考照使庶令子孫永藏天藻知兩朝眷顧先臣之意奮激思報仰酬聖恩干冒威嚴臣下情無任戰慄之至伏候指揮三省奉聖旨令搜檢給還

湖北立廟　乾道六年　二月

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趙彦博劄子猥以非才濫將使指無補涓埃日負素餐之責置司適在大將戍屯之地苟有可以褒顯忠良激厲將帥者義當冒聞不敢緘默伏

槻故少保岳飛領提十萬之衆留屯沔鄂紀律嚴明秋毫
無犯捐軀狥國有百戰百勝之功至今鄂州一軍士卒整
肅可用者皆飛之力也去此已三十年遺風餘烈郛人不
忘繪其像而祀者十室有九可見忠義能感人如此雖蒙
朝廷復其官錄其後而廟貌缺如何以鼓忠義英豪之氣
今鄂州軍民現請爲飛建立祠宇欲望朝廷下湖北轉運
司及鄂州許從衆願不惟少慰飛忠烈不泯之魂亦可爲
將來建功立業者勸其在聖朝實非小補三省同奉聖旨
依劄付本司撥錢四千貫文委官建立

賜忠烈廟額 乾道六年七月

武昌軍居民父老張子立等狀伏覩前宣撫岳飛統師嚴密保護上游收復軍州掃平盜寇軍屯所至秋毫無擾有功于國百姓仰之遠近民人繪圖其像已蒙朝廷叙復原官錄用後裔而廟貌未建子立等遂具狀經湖北轉運司披陳蒙前任運判趙彥博申省奉聖旨依今來建立祠宇將欲就緒尚有廟額未蒙賜敕乞檢會所降指揮敷奏封賜廟額庶使歲時享祀福此一方用廣朝廷旌勸忠臣之意伏候指揮三省同奉聖旨依令禮部太常寺擬定申尚

書省禮部太常寺奉勅據奏上件指揮伏乞朝廷指揮施
行奉聖旨宜賜忠烈廟爲額

忠愍謚議

淳熙四年六月准前太常寺少卿顏度劄子奏請定
故少保岳飛謚三省同奉聖旨令太常寺擬定申尚
書省太常擬此

議曰嗚呼將相大臣功在王室德在人心而謚號未彰一
旦聖天子錄殊勳以節其壹惠司議者其敢弗特書以著
春秋大旨故少保岳飛薨已三紀聖上允禮官請命議謚

嗚呼公大名大節大勳烈赫赫天壤至今始備哀榮之典
其可憫與公際遇之初太上皇龍翔河朔早已受知此殆
天授也後遣兵征討皆以少擊衆所向無敵復金陵清江
淮䇿定湖廣經理京西進討河南遂有衆百萬由平寇所
得也蓋虜賊山寨三百餘所漢上諸郡暨楊么輩各聚衆
十餘萬公至望風降附及被詔招討河北蔡人來迎進屯
穎昌取曹濮太行魁領梁興等爭爲前驅捷書馳幕府曰
河北忠義四十餘萬皆以岳字識旗幟望公早渡河虜人
簽軍無應者乃慟曰自起兵北方未有如今日之敗衄公

喜甚語其下曰這回直到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虜始堅
倡和議蓋畏公威靈氣焰日闢故疆莫之能禦故也昔公
受節制于張俊嘗語人曰便我得與諸將齒稟命天子何
功不立一死惡足道哉要當勉復神州迎還二聖使後世
史冊知有飛名故通泰之命公懇辭願別立一軍招集士
馬由兩淮收復山東河北其鎮武昌也大帥韓張等分屯
淮甸兀朮鴟張太上獨倚公一軍犄角以牽制賊勢中興
功蹟咸謂公當爲第一洪忠宣在虜遣蠟書至太上以賜
其家言虜所大畏服惟張浚與公而已忠宣還朝語及公

死殊大慟公自奉甚薄與士卒同甘苦持軍至嚴所過秋毫無犯尊禮賢士一時名流皆萃幕府循循禮法動合軌度公素志恢復會和好已定晉位樞府而忌功嫉能輩媒孼厚誣以媚權臣遂置公於死嗟乎士患不遭時遇主既遇復不得其死命與昔李廣材氣天下無雙孝文帝見之曰使廣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以公揆廣早遇太上依乘風雲再造王室而卒斃權奸手班固賛廣謂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若公之死又何殊焉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公其有焉請以忠愍謚公謹

議

武穆謚議

淳熙四年六月准前太常寺少卿顏度劄子奏請定故少保岳飛謚三省同奉聖旨令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初擬忠愍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謚別議太常復擬此

議曰紹興三十二年皇上嗣承大統緬想中興之盛將帥之臣如故少保岳飛襃崇未及藐諸孤猶在遠有盡上心

匭下詔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朽是非惑於一時而公議定於後世自非有大勲力著于人心何以上爲聖天子追念若此抑可謂盛矣又十六年而禮官請定公謚制曰可其在司議者所當大書特書垂諸簡册以詔天下後世乃上公謚跡公始末而爲之議蓋公自結髮從戎有大志雄勇絕人每以關張自許太上皇開大元帥府公以敢死名被知遇自是擢用摧堅陷陣績用顯白聲名彰灼雖晚出而人以爲元勲宿將建炎初羣賊王善等衆二十萬抄掠汴宋公以王旅

數百破之於南薫門外由是師行所向必克紹興改元北虜驕暴未已河南諸郡盜賊充斥李成馬進尤號魁黠湘漢間楊么鍾子儀等相挺爲亂少者萬人衆者十餘萬公受命征伐奮然以剷平爲已任曰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故麾軍南指則李成馬進爲之潰北移師湘漢則楊么鍾子儀爲之破滅捷書踵至勳名日盛南方底定公撫以威信遠近爭附其爲民者莫不各安生業而豪强之徒皆願立功爲用於是有衆數十萬屹然爲長城矣太上倚公爲重以圖恢復而公亦以眷遇之隆竭其

忠力駐師武昌日謀進取練軍實選騎士明紀律以馭之同甘苦以懷之凡隸公麾下者人百其勇故公被旨招討河北蔡曹濮等州望風歸附聲名大播河北忠義聞公至皆以岳字識旗幟徯公渡河咸謂公御軍得士雖古名將無以過也昔公受節制于大將願出奇料敵而頗多牽制每語其下曰使我得稟命天子何功不立故其爲通泰鎮撫乞別爲一軍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河南北山東京畿等路以快生平之志盡臣子之節公之志蓋欲掃清中原以大功不立爲已耻可謂通于神明貫于日月故太上

嘗賜詔曰覽奏卿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啟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公之勇畧忠藎與太上之知公使得以究盡其能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方以川陝宣撫力圖進取而議者厭兵欲息肩南北用事之臣力主和議迨講盟通好檜懇懇奏列以爲非計終莫之聽而公亦進位樞府而兵柄釋矣雋功未就偉志莫伸身死非命有遺痛焉嗚呼爲將而顧望退避苟安富貴玩寇以自豐者多矣公獨不然乎居廉潔不殖產財雖賜金已俸散予莫嗇則不知有其家臨陣親冒矢石爲士卒先摧

精擊銳敵不破不止則不知有其身忠義徇國史冊所載何以加茲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公內平羣盜外折狂胡宗社再安遐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可謂折衝禦侮矣治軍嚴肅撫下有恩定難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可謂布德執義矣合茲二美以武穆謚公於斯爲稱謹議

武穆覆議　奉聖旨

議曰天下未嘗無公論爲國者未嘗不念功爲將者未嘗不欲立功功之大小顧其人何如耳功立矣何患國家之

不知既知之身必享其利而子孫且蒙福矣其有身歿既久而國愈不忘之者必其功卓然有以異於人而公論自不容已也太上皇帝中興諸大將依乘風雲勸功帝籍其最爲公論所與者不過數輩國家所以封爵之與夫寵祿其後往往不薄易名之恩有請則畀之故少保節使岳公獨闕焉其子若孫頃在遠外未及以請江東漕臣顏公舉太常少卿舊職以公當得謚上惻然愈之太常博士實司其議翹按謚法謂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於公爲宜朝廷下之銓曹考功職當覆議按紹興初劉豫寇京西

列城失守襄鄧犇爲盜區公獨明賞罰練士卒百戰百勝所向易于破竹六郡賴以復平而役不再籍旣盡復商於之地收虢洛之城長驅將入於三川而威震五路矣所謂威名冠世忠畧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誠有如太上皇御札且生平用兵紀律甚嚴每與士卒同甘苦而得其歡心雖上賜累鉅萬毫髮不爲巳私故士卒用命而所至無擾所謂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至發行齎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誠有如太上皇詔書其後北虜渝盟空國來寇公徑絕大江鼓行西向以挫

其鋒獨與兀朮對壘於郾城乃斃其將而走其師又嘗以
孤軍置寨於蔣山及宜興或殺或降莫可勝數虜人聞公
名爲之落膽又嘗尾襲虜人於鎮江之東間道直趍建康
大小數十戰動無遺策江浙賴以平定所謂籌畧願如人
意誠有如太上皇玉音玆非折衝禦侮而何雖恢復中原
之志未及大伸而在公已無愧也其他可書之偉績與太
常所議不異復有一節尤所可喜方襄漢未平自守宰而
下悉聽公制置是時甫復河南故地公即抗疏力辭乞從
朝廷差注公之處功名遠權勢有明哲之先見焉嘗聞褒

詔有曰卿所抗章殊合事體自非思慮之審謙畏之至何以及此子孫必有家藏是詔者布德執義茲非其要歟謚曰武穆舍是將奚擇謹議奉聖旨依

賜謚謝表　淳熙六年

臣霖等言正月二十一日准告伏蒙聖恩賜臣先父贈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臣飛謚武穆者聖朝錄舊特疏優武之恩先臣罔功叨被易名之寵可謂殊常之遇足垂不朽之光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先父臣飛奮跡田畝效節戎行首蒙太上皇神聖之知旋授元帥府偏裨之

寄毅然赴難奮不顧身志在立功夜半聞雞鳴之舞師行有律居民無犬吠之驚江淮賴以獲全豪傑聞而景附南剪湖湘之寇北收襄漢之城鼓行將入于京都聲勢殆震乎河朔誓破虜然後朝食擬清道以迓乘輿皇天后土實鑒此心白叟黃童知爲義將奈城狐之得勢指市虎以肆誣竊柄弄權律人從已挾恐人見破之私意沮爲國規恢之遠圖出下策以議和徒思效奉春之智皆左袒而奚罪無何繫周勃之身雖聖主曲賜矜全而奸臣必欲擠陷謗書交至羅織慘加懷壯志而難伸抱沉冤以長往形骸溝

罄痛罔無窮妻子戀夷鬼亦不食興言及此流涕漣而逮邦誣之既昭荷宸衷之丕恤享諸廟宇旌英烈於一字之間莛以孤儀起枯骨於九原之下盡復曩封之爵邑再收已錮之子孫猶謂禮意之未崇必加節惠而後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察臣之父初無他腸憐臣之父沒有遺恨特詔禮官之議用爲信史之傳有其實可無其稱美名載錫聞其謚足知其行舊玷自明豈惟撫慰于幽魂抑可激厲乎英概死如未泯必能爲結草之功生亦與榮敢不厲執戈之操臣等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

聖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霖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淳
熙六年二月日奉議郎守尚書駕部員外郎臣岳霖修職
郎前廣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臣岳震忠翊郎監
潭州南嶽廟臣岳霱宣教郎守宗正丞臣岳甫上表

附張憲追復指揮乾道元年十一月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湖北京西路馬步
軍副總管鄂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提舉諸軍一行事務
張憲男敵萬狀伏念先父憲自建炎紹興初隨從岳飛統
率軍馬累與金人并諸處賊馬鏖戰收復州縣屢立戰功

昨因岳飛坐事連及先父亦至於死今岳飛已特與追復原官改正禮葬給還恩數惟先父未蒙優恤望依岳飛體例追賜原職給還身後合得恩澤庶使存歿舉沾恩賜三省奉聖旨張憲特與復官四子各與補承信郎

追復官誥乾道元年

敕朕大明公道而邪正以之分博採羣言而是非由之辨苟御寃而未雪則齎志而莫伸故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張憲奮身艱虞致位通顯統三軍之士久從幕府以正征收百戰之功每以捷書而受賞屬處嫌疑之

地濠臆誣謗之言人臣無將忍加之罪衆惡必察爰洗其
愆廉平已正於使名廂部并提予戎旅整還故秩仍錄後
昆尚祗服于醲恩庶有光於幽窆可特追復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

都指揮使閩浙觀察使

兆尚既服丁醲恩渥首先紗幽谷可特造後龍御四方

淡來平巳正紗使洽兩部并提乎技旅整理成殊仍像淡

迫米熙重謗乂言入臣無將忍加之罪眾惡必歸之洪卄

岳鄂王金陀續編卷之四

王嫡孫　珂編定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天定錄次篇寧宗朝

鄂王信劄

嘉泰四年五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原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樞密院尋奉聖旨追封鄂王

封鄂王告嘉泰四年六月　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假百年而定聽言名將夙號藎臣雖勳業不究于生前而譽望益隆於死後緬維英概申畀懋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材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志滅匈奴志氣如祖豫州誓清河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勛外憺威靈內殫謨畫屬時方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浸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逮國論之

既伸衆邦誣之有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備至肆眇躬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須我恩綸襚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惟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嗚呼修車備械適當閑暇之時顯忠遂良罔問幽冥之際諒惟泉窔歆此榮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乞付史館堂劄 前已上表經進全集及上宰執等書已蒙付後省看詳今被封爵後復上此

珂濟有恍恫之悃上干鈞嚴珂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

旨先大父追封鄂王仰見朝廷褒勳念舊之意伏讀恩詔
感泣不知所云惟是珂昨來所進高宗皇帝宸翰先大父
行實編年并家集並爲大父辨明寃枉參稽所係不敢不
進其所修籲天辨誣一書年月事實必以宸翰爲証者蓋
恐山林之史混而無考必得奎畫昭回以示萬世庶幾信
而有托旁摭家集兼攷行實並無張猶委有依據然後敢
書區區累年之厘正以孤忠未明遺謗未雪爲子若孫之
責不敢愛萬死而使先世之事終于莫明今者荷蒙大恩
褒全鄂之壤開眞王之封超出常倫特自英斷衰褒八字

焜燿千載已足以澗澆無餘今來所進文字乂蒙後省申
明乞宣付史館先志獲償九殞何憾第删修之舉事千萬
世至公之筆不容不冒昧瀆以中陳垦念先大父得罪于
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于紹興二十五年之十
月相距凡十四載檜當是時位專上宰監修國史日紀其
没大父之功而重大父之罪變亂是非固有不待言而明
者先兄吏部甫任浙東提舉山熊舍人克知台州以公事
爲先兄按發罷黜積憾不洩以先兄甫爲先伯御帶雲嫡
子故於作中興小紀之際專欲歸罪夫史館所大據依者

國史日曆而旁證者野史稗記所進實錄必以是爲本而先大父不幸受秦檜之誣而又與熊克有一時子孫之憾曖昧之迹無以自明啣寃地下亦無信者之日今幸蒙朝廷旌褒之典雖足以示勸一時而史筆未明萬世何所取信所有珂所修建儲淮西山陽張憲承楚五辨並有高宗皇帝御筆依證其御筆並裝背現在并有石刻真本繳進訖即不敢妄以臆說強辨欲望朝廷俯念先大父忠勤之心及兩經秦檜熊克史筆之謬特賜敷奏宣付史館參照從質刪修庶幾先大父之心得以昭白於萬世其於國體

人心實非小補如蒙朝廷宣付史館後將來參照得珂所
進辨誣內有據依不當及非高宗皇帝御筆甘伏罔上之
罪忠邪之分寃節之剖實在此舉珂屬在子孫不敢緘默
倘蒙敷施實出至公之賜干冒威尊珂下情不勝戰汗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門下中書後省狀準付下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
軍倉臣岳珂狀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
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皇帝依乘風雲獲
附勳籍中更讒誣雖蒙朝廷昭雪錄用然尚未經褒贈臣

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錄院牒取索先臣飛所被受御札手詔及行實事迹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窳陋涉筆五年刊集纂修粗明梗概今來所刻被受高宗皇帝御札八十六軸所修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已於嘉泰三年刊修了畢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

御謹囊封躬詣天庭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降付尚書

省施行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蒙送

後省看詳申今看詳岳飛忠義之節攘除之勛載在國史

昭然甚明伏覩近降指揮追封王爵不緣陳乞特出聖恩
誠足示勸千載所有岳珂編年六冊家集十冊委是採摭
精詳用志可嘉能標表其先烈宜備太史紬繹兼有御扎
十卷巳行鐫刻其書多引以爲證又有以見高廟聖筭神
畧任將治兵之本意其辨誣內併理雪飛之子雲與其部
曲張憲寃亦是明白照得紹興三十二年巳降指揮將雲
等追復官爵訖今來若更與追贈合取自朝廷指揮其岳
珂所進御扎石刻并文字乞宣付史舘施行并十軸二十
三冊表三通申聞事除理雪岳雲張憲一節見在看詳外

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宣付史館

都司取索文字

檢正都司見行朝廷文字今要見岳雲張憲追復因依并眞本追復贈官告照用仰親事官于投進文字岳監倉下計會取索限一日繳申

申都司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大軍倉岳珂準檢正都司取會先伯雲先大父部曲張憲追復事須至申聞者右珂照得紹興三十二年奉聖旨岳雲特追復原官績准告追復乾道

元年奉聖旨張憲追復原官續準告追復先伯雲後因先
兄甫任升升朝累贈至安遠軍承宣使張憲後來別無子孫
升朝即不曾加贈欽現今查岳觀岳覲張敵萬三名出身
脚色三代便見着實併乞照應施行謹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敕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狥國風
烈如存雖已追復原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
三省同奉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張憲亦
合追贈八月三省同奉聖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先伯贈節使告 嘉泰四年 中書舍人

敕絳侯左袒而爲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徳忘故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材爲世傑稟名父之算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屍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興蚕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魂於拱木新戎鉞于齋壇庶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嗚呼引劒呼痛世已白杜郵之寃結草酬恩汝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

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張憲贈寧遠軍承宣使詞缺

賜褒忠衍福禪寺勅 嘉泰十四年

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狀照對先大父
鄂王飛蒙恩勅葬臨安府西湖上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以先兄吏部郎甫請蒙給賜顯明寺充本家功德院續因
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士㦤等申請係太
傅儀王仲湜安殯之所近故少保岳飛孫甫獲降指揮充
功德院士㦤等每遇府序不得前去祭享乞行下岳少保
府別行指占等情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家別

行指占自後一向陳乞無力今竊見北山下智果寺委是
毗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基地敝屋數間今本家願自
行創建買田供贍請僧焚修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給賜仍
乞照舊任執政體例改賜四字寺額存歿均被大造伏候
指揮蒙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奉聖旨智果寺特充少
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福寺爲額令尚書省給敕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　嘉定十六年

朝散郎守軍器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
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務岳珂劄子珂

輒有兢危之恫上干朝聽珂竊見臨安府北山劍門嶺後泰山一帶形勢宏壯秀氣所鍾乃行都宮闕發源毓祥之區昨來被游手無賴之徒貪圖石利穿鑿山骨已蒙朝廷禁戢未及數年近有不畏公法之朱乙等入名顯違朝命依然鑿劉委是利害珂先祖鄂王前蒙異恩勅葬正在其側日夜被其穿鑿逼近墳穴震動不寧子孫之心痛切肝腑況其山拱扆廣內正對攢宮所係匪輕近因知宗正節使趙不愢以其祖儀王勅葬此山事同一體同銜具狀申省欲望朝廷特賜劄下所屬施行仍命臨安府給牓付褒

忠衍福寺釘掛其巳在鑿石去處目下填塞以淸後患實戴天朝推忠念往之恩伏候指揮奉省劄除巳劄下臨安府從所陳事理追人究治仍給板牓釘掛嚴切約束仍申尚書省外右劄岳大監證會准此

碑陰記

鄂據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强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册之瑞覩黃旗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蕩蕩天設之險金城千里亶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寶曆專征

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為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嘗攷論地勢曠覽古今自三代而下代興南國者所据守各不一然負桐柏之陽山陽合淝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控東西之衝惟襄沔舊疆曼延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埜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建炎以來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向而夔峴首寧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柘皋大儀之境舍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於寇被邊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

之顯否固不待辨而孽胡之馳驅長技反縮恧而不敢施方屨之士邇其時而觀其人可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勛名之盛方將尊中國以綏四夷乙夜慨然覽珂所奏籲天之書思所以大慰乎九京者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褒溫厚渾噩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珂一介蚍蟻之言誠不知足以格天心悟主聽者顧思藐然一男子不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恝珂誠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牖陳石至今歸然而乾道中又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

不肖大懼馴媮闕襲使聖朝旌忠異常之典不能昭示來茲廼以制詞刻之琬琰植于廟下以對敭今天子丕顯休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壄有臣曰良從高於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願廼侈遇鄉以旌天授然則遡功名之所基以迄於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所由夫寧曰偶然而已哉是用敘次其實且以先王在鄂之巔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忝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單閼歲且月哉生明孫承務

郎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珂記朝散郎行太府丞兼國
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章升之書丹并題蓋

附擬秦檜改謚繆醜制 開禧二年 有跋

將則必誅周官嚴癉惡之義名當乎實廷評定懲奸之
文麟經作而賊子蒙羞汗簡昭而鄙夫貽臭滔天巨慝
雖逭罪於生前漏網渠魁難寬誅於死後亶告有衆恭
聽朕言故太師封建康郡王謚忠獻秦檜梟詐居心頑
讒成性秉斗筲之器作棟梁之材虜地逃歸專狐媚以
事主朝端濫廁懷鴆毒以危人威福乃至漸移氣燄居

然可炙奪馬仲之藁孤忠卹鬱於重泉寄室撫之葬蕆跡彰聞於異國講好畫淮流以北遂使兩河忠義永沒腥羶忍聽迸旅櫬而南無乃九廟英靈痛深骨髓擬二策以奏難掩禍心之包藏覽三字奇寃頓使長城之墮壞祖孫父子並踞津梁讒諂僉壬咸充鷹犬貪饕滋甚閭里之膏脂盡亡羅織數典祖宗之仁澤何在極權奸之惡罄南山修竹而難書貽中國以羞挽東海清波而莫洗媚黨盡黜高廟曾示明章爵號仍存累聖概從宥典朕揆心舊事博採羣言按司寇之條斲棺戮屍比諸

林甫未為過稽太常之諡昏紀亂度律以賈充而尚輕危身獻哲之文毫無取矣怙威爽實之跡共誰掩哉更定兩言永垂萬世窮奇檮杌骨已朽而地下含羞共工驩兜名既傳而海內唾罵豈惟殛元凶於既往庶幾樹臣鑑于將來可特改諡繆醜其太師建康郡王爵盡革除

景按寧宗嘉泰四年既頒武穆鄂王之封越二年開禧廷臣追論秦檜罪狀詔奪爵改諡有司奏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請以繆醜諡儈上可之其改諡制詞

莫可考矣昔丁謂竄崖州宋綬草制呂惠卿建州安置蘇軾草制一時傳頌稱快至今讀之筆挾風霜義嚴斧鉞視陳琳作檄使曹瞞羞慚無地者有其過之也鄂王制既錄入金陀檜制則當時代王言者不知何人無從覓其藁讀之不揣固陋戲為擬補肎曰效顰亦聊以快嫉惡之心也竊余讀金陀編更旁稽宋史諸書輒將秦檜諸黨屬誣害先王之罪擬為六等秦檜挾君臣虜賣國戮忠罪第一張俊妬賢悞國黨逆殺忠罪第二万俟卨願充鷹犬羅織斃忠罪第三王俊逞奸附逆叛舊仇

忠罪第四羅汝楫影響讒忠薛弼陰險擠忠罪第五王
貴及董先姚政龐榮傅選甘受指使附會危忠罪第六
嗚呼豺狼當道狐嘯成羣肆惡一時貽羞千載不必學
斷斯獄而擬列庶爲弗誣可共證之讀金陀編者耳士
景謹識

岳鄂王金陀續編卷之五

王嫡孫　珂編定　七世孫　柱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天定錄後篇理宗朝

改謚忠武指揮

寳慶元年二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故追復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鄂王岳飛原謚武穆特與賜謚忠武

賜謚誥寳慶元年　中書舍人王塈行

勅主以忠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
言中錫贊書追告幽窆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
名震乎夷夏智畧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勁敵枕戈待
旦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
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夌煙之偉績
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
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
至還故官而禮甃須祠額以旌褒逮於先帝之時襲以眞
王之爵旣辨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

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與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符頻及子孫將與河山而並永英靈如在茂渥其承特與賜謚忠武

附忠穆擬詞有跋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頤浩謚忠穆勳實著于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均為社稷之臣而秉

事握樞並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罔間豈容論德之或疏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詞而作謚垂萬世以爲公具官岳某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迺兀朮於中宵之急拔劉豫于一鼓之餘京西之地既還河南之境漸復惟其張熊羆貔虎討伐之勢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虜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敵而急和深阻于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于莫保天下至今以爲寃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弗伸當日之忠魂爰易

嘉稱用彰實美鄙奸夫之遺莫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
英風將千載而毛栗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
名孫久司兵饟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嗚呼遺廟
峩峩雖或游神于古鄂英靈奕奕豈能忘意乎中原
右翰林學士程公珌所擬之制詞也先大父初被寶慶
詔旨賓賜謚忠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侍郎
王公壁對掌綸掖始聆斯庭之旨躍然喜曰此聖上初
政大慶賞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制以俟錄黃之
下繼而宸衷未協乃曰穆不如武當以諸葛亮郭子儀

二謚之美者以旌異之于是改賜忠武畫旨至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須今詞未幾程公以書來曰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頭適不相值念具稿旣成雖不獲敬宣德意而快覩之初心不可以不著見巳置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於下聞將嗣金陀之編幸倂傳以示來世因錄以寄嗚呼代言鳳池忠邪所由以取正也郎更定之次第以知上眷之隆郎所錄之顚末以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先大父於是爲不朽矣旣刻茲編不敢負程公所以加屋九京之意輒敘梗概以爲附錄云　珂謹識

景按理宗既盼忠武之制越景定二年復改賜先王謚曰忠文褒封王五子雲為繼忠侯雷為紹忠侯霖為續忠侯震為緝忠侯霆為纘忠侯張憲為烈文侯其餘將佐竝有封典竊以帝寶慶詔旨既取諸葛武侯郭汾陽王兩謚以美王定為忠武此萬世公謚也似為確不可易雖有忠文之謚仍當以忠武為宜但先王既謚忠武而天下或猶循武穆之稱此為失考　本朝高學士士奇有言曰武穆乃未定之謚也宜從忠武斯言允為確論士景謹識

恭書御批先大父出師劄子後并贊

右珂先大父繼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疏眞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筆批其後嗚呼靖康元元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說矣楚齊代妖王綱絕矣先王發憤古鄴思澡思雪必欲挽河漢而決之一念既立高厚對越馳驅忽儵叱咤隆鈇障橫潰於既倒扶不周於將折此其立志蓋霍去病所謂不立家於匈奴之未滅諸葛亮所謂鞠躬盡瘁以正祁山之伐裴度所謂賊未授首臣不還闕千載相望異世同轍勛名未究卒僨權孽此籲天之書所以俯伏天

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手澤散佚百年驚閱寶慶乙酉王
春二月恭獲墨寶仍睹奎扎既以伸霜露之痛遂可想風
雲之節百拜歛襲膚附前哲贊曰
於維紹興扶危支傾樞校浥戎不識一丁先王奮呼起
自諸生經通誼明筆妙墨精翠巖之詩五岳之盟祁陽
振旅東松紀行蹟徧九州氣凌三精粤時出師首茲抗
旌規模弗愆忠憤莫攖上心載嘉奎章式形謂朕何憂
惟爾責成以百萬師覩我甲兵僅四十里復我神京日
卻陽侯星隕中營長血遂碧狐史漫青天不誘衷曷其

底寧傷哉離騷坐此倚能氷鏤玉潔蘭芳芷馨惟皇鑒忠惟人與誠烈茲褒鄂志虧幽并有奕龍跡遹昭駿聲遺墨既刊大猷是經對於廟祧豈惟雲仍

碑陰記

皇上系隆堯緒厲精初元乃寶慶登號之春二月甲午大明御朝咨于邇臣王音若曰朕承中興大統既新紀數之紀顯忠遂良允為先務惟高宗皇帝迓續景命一二忠勳協恭締創上下交飭躋登於茲若時樞臣飛以誓清中原之心懷恢復必伸之義人臣大節著于忘身易名之典有

國舊章而定謚武穆未足以宣皇祖之本意其賜謚忠武於是巖廊都俞省披宣受薄海窮髮風馳驛布震于華戎閒者興起越三月壬戌綸書告於第金泥錦槖具寫德音珂既歸錫先廟載琢貞珉復念隆旨盛心不可不昭述以示來世爰罄蠡測附于碑陰嘗考古先哲王之所以爲治胥及逸勤選勞彰善未始不知其臣也而知其心爲難知其心非難也而知天下之心爲尤難有夏大競迪惟忱恂文王克明乃灼三俊人臣之事君叶濟草莽翊宣謀謨經營四方勘定多難其赫然功烈之盛天下所共知者要皆

其跡耳公論定於無我秋毫著于與薪趨向决于兩岐毫釐謬以千里心之所存蓋非有聖智不足以盡知也是故方寸至微也達之而洞金石抗之而决虹蜺行以必遂則山岳爲之徙移守以不懾則鬼神爲之辟易是庸可致也質之一時而不惑建之萬古而不悖天定于人欲变紛之異義明于羣心固有之同是豈人力所可致哉其所以致之必有道也故曰知其心難信于巳可也而必信于人獲于上可也而必獲于下九重知之天下同之曰此其心足以當之舉直錯枉是天下與之也故曰知天下之心爲尤

難漢唐而降有得此于君者矣曰葛曰郭其得之者何也亦惟曰正而已正者何也天地有缺裂而君父大仇不可忘也陵谷有變遷而夷夏大分不可隳也雲雺有冥晦風霆有薄怒而大義正論不可以一日不明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此心也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此心也舉斯心也而加諸彼夏商聖人所以知其臣者不越乎是矣竊觀制詞之及二臣也是將曰垂之簡册而同符乎古今也信乎考行之必稽乎公言也而其著渾噩之詞垂坦白之旨則不曰計效而必曰秉心也珂嘗攷諸史矣溫嶠在晉暴

忠本朝王琳存梁義動軍旅李唐而下尉遲敬德之效謀武德李晟渾瑊之策勛正元皆非無可稱也節惠之隆尊名之美又皆可聞也而聖心淵澄睿謀濬發比德絜義曾弗是媲獨拳拳二臣者殆必有謂也勒鐘鼎紀竹帛者跡也合大義根至誠者心也盡體臣之義以章克類之德其亦知乎所取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先王之心二臣之心也而上聖知之上聖之心皇祖之心也而天下知之知臣之心以及乎天下天下亦得以大哉之王言而知聖心焉豈不視古為尤難哉昔康王之朝于應門也實在踐祚

之元布乘黃朱侯甸男衛咸造于廷他未遑講而太保芮伯首以張皇六師無壞高祖寡命進對暨乎報誥修詞推文武之昭至齊信以示天下又惟以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爲端命上帝之地夫曰忠曰武本人臣之職惟先王以赤心炳如上對前烈旣信乎三靈以格于上聖以媲于二臣其時其事乃適在奉圭奠幣之始追褒百年簡在一意遂與佐黃鉞以集大勳書太常而紀成績者若合符節嗚呼此又古先王之初政也三代至今數千載珂之一門及復親見之何其幸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傳曰不隕其名子孫百世其無忘所以報上者哉紹定改元重九日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督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珂記朝奉大夫監鎮江府榷貨務章劼書丹中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鎮江軍府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馮多福題蓋

百氏昭忠錄序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戸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珂譔

昔太史司馬氏之作記也於賢臣志士之行事備矣方其襲仍世掌之職讀先秦之書金匱石室以博其觀名山大川以考其蹟固若無假於他人之助矣其言猶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何耶司馬氏職則史耳其於三代賢臣志士

耳目所不接休戚所不關亦何異於塗之人而拳拳乃若是若夫風雲之逢霜露之感事係於國義關於家幸而尊賢尚志之君子且搜求廣博各成一家之史顧所謂承遺緒紹先烈者乃漠然不及塗人之用心是豈人道之當然者乎顧擇焉而孤其美意删潤焉而失其本眞勦襲焉而强附以所不合是雖傳之而或僅成爲子孫之一書猶不傳也觀此則珂昭忠之編而取諸百氏其顚末葢可睹矣當珂上籲天之奏年始及冠罔羅之用力固已不能廣既登於東觀復徹於乙覽自謂不復可以增加而二十餘年

馳驅江浙士大夫念其悴家禍之後而思表章之不厭其詳也凡故校之傳幕僚縉紳之紀片言隻字莫不彙錄千里以來告其事多前編之未見其言皆審確而可稽每一附卷輒慨然曰珂之成書欲速乃爾爲先王累耶稍久欲攟取而傳申懷前說而擇與刪皆其所不可惟各以名著見而不復求其彊合俾覽者自得以參訂焉則珂之過自章而先王之實愈不泯矣彼太尉之事觀僕射之遺物自出一代之公議子孫何容心焉既敘其作因念清江章公尚書穎上四傳於朝是時珂奏篇已進御章公之表有曰

事皆可證其書雖見于辨誣言必私家後世或難於取信噫嘻章公之心司馬氏之心也其爲賢臣志士慮則一也雖然皆塗人也而能爲之慮爲子孫者當何如哉因以章氏傳爲首而系次他聞於後有嗣得者又將屢書以告來世紹定改元端午孫珂謹序

岳鄂王金陀續編卷之六

王嫡孫　珂編輯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百氏昭忠錄

尚書章穎經進鄂王傳公清江人

傳進在珂上籲天奏之後其表有云事皆可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必私家後世或難於取信爰進此傳景按全傳與行實編年悉相符未錄特摘其中一段及後數條云

初秦檜之歸自虜也撻辣郎君實送之至淮以舟載歸檜之妻王仲山女仲山有別業在濟南爲取數千緡助其行其後撻辣兵犯淮甸命魏良臣王繪使其軍撻辣數問檜動靜且稱其賢檜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而奔然合室同載臧獲亦與之俱其非遁明矣迨爲相薦良臣爲都司未幾除從官蓋欲弭其言耳王守道庸人與檜同在虜中借檜歸無貲考薦章遽與改秩又以爲樞密院計議官檜之在虜也又與室撚善洪皓還朝嘗言及室撚寄聲檜怒貶之嶺南或言檜嘗爲虜酋作檄文有指斥乘輿語親王楷

府卒有自虜中逃歸者時虜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吳玠
嘗言之蜀人云兀朮嘗招檜飲其妻屬亦預焉兀朮之左
右侍酒者皆中都貴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檜夫婦得歸皆
嗟歎至有掩泣者兀朮曰汝輩安得比秦中丞家范宗尹
爲相檜爲執政遇事有未便者未嘗與宗尹爭而私言于
上既排之去則曰若用檜爲相有二事可以聳動天下一
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問一則糾率山東河北諸郡之
人還北方既相擬詔草進曰軍興以來河北山東忠義之
徒自相結約立功其後番兵深擾逐頭項人漸次渡江各

就所在屯聚就糧議者欲興兵討伐朕惟黎元騷動罪在
朕躬既未能率以還北豈宜輕肆殺僇應河北山東渡江
無歸之人並令所在招撫開具鄉土所在當議遣官糾率
起發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隔絕未能還鄉及北方
士大夫因守官南方以至避難渡江想其念國保家之心
彼此相同雖有一時從權衛身之計必皆出于不得已度
其深謀遠慮豈遂出人下應欲書問往來並令朝廷差人
發遣如得回書有司即遣人分付本家貴得情通各無疑
間朕蒙祖宗休德托于臣民之上初無處顯之心亦無貪

功之念倘有生之類因朕得以保家室復井里則朕亦將復侍父兄省陵寢上下雖殊此志弗異布告天下諒此忱悃上雖納之不曾降出其曰豈宜輕肆殺僇賁威之使畏也曰遣官糾率起發實强之行也曰一時權宜實許之從虜也至云朕亦復侍父兄省陵寢此言何爲哉其後虜使李永壽王詡來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此策合尚書宇文虛中在虜廷其家屬在閩檜取其家送之北其子師爰力求免行不許竟驅以北舉室滅于虜元勳臣寮鄭著張彬楊憲等三十家驅之赴虜悲號之聲感動道路

後檜有罪免相上以檜二策諭直學士院綦崈禮行詞出
示親札并檜所擬詔草布告在廷歲戊午檜復相前此言
官彈檜者劉棐已死黃龜年居湖州差人押歸本貫福州
雖歿不與恩澤又奏乞下綦崈禮家取御札大概謂靖康
末嘗上書與虜酋不立異姓及在虜中爲徽宗䇿書達虜
廷虜待遇有加禮自謂君臣之契與本朝本末如此又謂
自初還朝時虜酋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
在外臣又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
倫來歸頤浩遂欲攘爲已功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

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崇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欵密臣獨以青生不識事理以必退爲眞是頤浩乃與權邦彦同日留身乘間進言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諷諭台諫擬請御筆至崇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據後崇禮被逐嘗以御筆公示廣衆其不知事君之禮如此若不收拾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忠逆莫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詔下台州取索至則付史館時秦熺提舉秘書省實收以滅其跡也按王明清錄謂靖康末上虜酋不立異姓

議狀檜擿爲巳績其實乃御史馬伸之文初檜不肯簽不得巳乃書名乙亥歲伸之甥何琥持伸手藁上之朝檜怒竄琥于嶺表更化初首詔復琥官然後伸之忠以著而檜之奸益露天下稱快焉

飛孫珂嘗以所藏御札并陛對月日及被罪省劄下棘寺之文著辨誣五事謂建儲之議在軍前上奏薛弼謂在陛對時且誣上有不樂語者弼之妄也弼本附檜其言此者欲嫁怨于上而謂飛死蓋自取非檜罪也王伯庠私記謂紹興辛酉虜入寇張俊韓世忠欲深入惟飛駐兵淮西不

動御扎促飛行凡十有七最後有社稷存亡在卿此舉語實未嘗有此詔又謂飛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者亦粥說之類也御扎十有五非十有七也臣寮謂飛以楚州不可守專欲保江者亦誣也熊克中興小紀載宰執奏事有聖語謂飛附下要譽亦誣也方俟卨論飛虜騎犯淮飛固稽嚴詔至舒蘄而還又謂飛欲棄山陽皆誣也若劉光世之事其御扎更爲可考

孝宗之在潛邸也嘗聞贛州兵齊述叛以告高宗檜怒而絕其俸又諷曹泳等十人露章請孝宗歸秀邸持餘服如

飛之冤孰敢言者檜監修國史毎見飛捷奏必怒形于色或削之其後二十六年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秦檜秉政來所書聖語多出已意請刪之檜嘗以王俊告訐欲遷總管因奏俊事聖語謂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諭諸軍乃止亦誣上之語然則該所刪豈能盡乎

王俊初告張憲言欲經營復飛管軍兩造既至閱實無是言則又求之書言飛與憲貴書雲與憲書書既無之矣又求之飛平日之言飛言建節于三十二歲未嘗言與藝祖同董先對獄已證明其誣最後乃及淮西違詔一時寺官

如李若樸何彥猷固心知其不可而爭之
論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非奸雄變詐者比韓信用兵天下莫敵觀其拒蒯通之言不肯背恩自立其後期會遷延不至君臣之際嫌隙始開上眷飛厚而飛明于君臣之義進退之幾衷夏服之者以其心也和戰之權制于人主飛詎有不聽者兀朮遺檜書曰必殺飛而後和可成夫猛虎在山藜藿不爲之採飛即不掌兵亦足以强國而致和益易況是時虜上下相疑其勢已弱子玉猶在晉文仄席之日也檜與飛不兩立飛疾檜之奸檜忌飛之智汴京之

上上書兀朮其言料之審矣是時如离里不捷辣粘罕等皆相繼以死獨兀朮在耳而我諸將皆不啻足以當之此一大機會也而檜敗之嗚呼檜之貪功以自專忌賢害能墮中與大計其罪上通於天而世傾邪之士猶立說以附檜如孫覿者多矣非使此說掃滅于天地之間何以佐公論之行哉

時政記事書數年後紀載豈無遺闕夏官賞功之籍猶可考也飛之時史官所書用檜風旨剬而小之者多矣是時典領秘書圖籍者檜之子熺也實錄秉史筆熺之子塤也

史官之屬則鄭時中檜之館客也丁婁明頃之婿翁也林機其子壻也楊迥董德元王楊英數十人皆其黨也上嘗以檜朋比罷政出檜二策命綦崈禮草制且以親扎付崈禮後復相而盡收之以致宰相拜罷錄令悉上送官有存稿者坐以違制之罪檜之慮蓋深矣嗚呼人之功則欲掩之巳之功則欲大之人之過則欲增之巳之過則欲蓋之行之一時可也如天下後世何

景附秦檜張俊數則史鑑所未載者

田叔禾誌曰紹興十五年秦檜建第望仙橋東先是望

氣者言此地有鬱葱之祥檜專國實覬覦焉故請以爲第檜死高宗乃即第築德壽宮禪位後遂居焉

又曰高宗賜秦檜第于望仙橋置箭場官吏以應付所需初就第時詔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誦語有參軍者褒衣頌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隨之詼諧雜至賓歡既洽參軍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環爲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朴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勝環且掉腦後可也一座失色檜怒下伶獄杖殺之二勝環寓二聖還意

又曰檜遣使捕飛下獄令万俟卨鞫成之會歲暮無佐證檜一日獨居書室食柑玩皮若有思者妻王氏窺笑曰老漢一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檜犂然當心致片紙獄中即日報飛死矣

野記曰秦檜與夫人東窗下謀殺岳武穆聯句云縛虎容易放虎難無言終日倚欄杆男兒眼弔悽惶淚流出胸中透胆寒後檜于靈隱寺壁見此詩瞿然曰此東窗下聯句安得在此驚悸成疾而死

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褲中

帶匕首乃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又曰秦檜歸自虜廷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牢不可破嗚呼始則倡邪謀以悞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末流之弊至于遺親後君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萬死

不足以贖也

鍾伯敬曰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即有無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檜建第於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獲貨貝

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未竄其罪惡檜也鄧孺孝謂秦檜欺君誤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鉅子浚浚弟瀶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人也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兵巷戰死傷畧盡歸署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瀶殉父死鄧氏此論可謂辨矣然史載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為後熺與塤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妒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朝野遺記曰秦檜妻王氏素陰險能出其夫上

兩浙名賢錄曰檜沒後其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澤未頒者自稱柔正先生校書郎王佐駁之曰妄婦安得有此稱向者悞恩今得追正朝論甚偉佐焉

金國南遷錄曰天會八年羣臣慮宋君臣復仇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使其臣順我併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忠烈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此事在我心三年矣只有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檜始終言南自南北

自北因說許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國彼喜慊慨說事必是得志也

車清臣脚氣集曰金諸大臣會黑龍江柳林議遣秦檜歸國言彼得志吾事可濟檜至計果得行廢殺諸將而南北之勢定金德檜誓書內必有毋輕易首相語檜亦發字文虛中事以報之

景按北恩多蜾云字文虛中陷虜仕至國卿遂得其柄令南北講好太后歸甚資其力後欲挾淵聖欽宗歸爲人告變論死檜所發即此歟檜罪通于天矣

袁了凡曰昔賈充秦檜皆無子充妻欲後其甥而殺其子于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出其子於孕妾之腹

景按妾出于興化府林氏林一飛是其所生子也檜官之檜死高宗黜檜姻黨一飛亦免官

又曰檜墓在建康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爲人棄是物議莫敢作神道碑孟忠襄珙滅金還屯兵于檜墓所令軍士咸糞溺墓上人呼爲穢塚

蓬軒類記曰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始以岳飛第作太學親製宣聖及顏淵以下贊詞二十一年刻石于學附以

太師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並無
邪雜皆遠于儒道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馳狙詐
權譎之說以僥倖于功利其意葢爲當時言恢復者發
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
枕戈嘗胆以圖恢復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
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朱子謂其倡邪說以悞國仗虜
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者是也昔楊龜山嘗建議罷
王安石文廟配享識者韙之本朝吳文恪公訥爲御史
時廵按浙江見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并檜此碑記卽

命磨去其文使邪誠之說奸獗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後其有補於風教多矣

又曰檜嘗祠于永嘉朱文公移文除之杭州志載南海鄧林弔岳墓詩云欲斬當時奸檜首南河樹下祭忠魂又馬瑺嘗取檜一木自根至梢鋸分爲二植岳墳下示磔狗以爲岳報意

瑯琊代醉編曰小校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近有論者云今岳廟鑄賊檜像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於檜上持刀斫檜庶爲得之

宋名臣言行錄曰靖康二年虜議立異姓御史馬伸言于衆曰吾曹職司諫諍豈可緘默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尋伸屬藁呼堂吏連名書之檜爲臺長當首列名以呈檜檜猶豫未決伸率同寮力請檜不得已許之伸遣人疾馳以達虜虜酋怒乃執檜去及檜還自虜揚言已功以取富貴伸子孫漂泊關中有甥何琬得其原藁上之檜大怒誣以他罪竄嶺外檜死後其家訟寃詔復琬官伸忠始白而檜奸彌著云

沈青霞錄傳曰鍊嘗爲三木偶人一李林甫一秦檜一

嚴嵩時時發三矢射之以洩其忠憤

西湖誌餘曰岳王墓前四鐵人秦檜長舌王俊万俟卨也向在墻內遊人溺擊或虞其褻忠靈併分尸檜移置墻外而擊者益衆云 詳見續昭忠錄

張時泰曰金人以和餌宋檜首倡之撻辣陰縱檜還必以立劉豫者許焉後撻辣雖誅檜猶妄想前圖謂我堅主和而誅宋以亡金必德我而與我以國不然其爲石晉可也幸檜絕嗣不得遂其逆謀而死矣 誅宋一坊本作誅宋

羅文莊曰檜之逃金而歸也縱自撻辣而實金國之謀

也擄人父兄淩暴其骨肉能無寒心於是思所以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二質焉二質存金可以得志于宋矣故二帝之訃諱欽不諱徽徽之聞訃在三年而欽則莫知久近其意以爲徽死欽足爲質欽不諱宋之畏我者夫矣檜之歸也一日而入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譬之於疾砭石投其會湯熨改其煩方悵醫藥相見之晚高宗蓄疾久矣忠義之士急于成功而正論之士膠于違變未有能通其鬱者故檜得乘間而肆其奸狡耳然而高宗之見亦惑矣

劉氏鴻書曰當檜縱還之初嘗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歷觀宋紀或諸將復一州得一捷檜必嫉之甚則至畫淮爲界以界金間有言金人之情者必爲之忌諱自殺武穆後檜遣諸將各還鎮縱金人以取土地一日對高宗言事金之禮當如高麗之事本朝則檜之微意可見矣桓溫曰遺臭萬年其賊檜之謂歟按此條摘綱目廣義

金彔子曰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羣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索

檜傳閱大略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戮剟茲遺孽敢爲民害盡斷其田於民

孫月峯曰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天下大矣檜知不爲公論所容旣以子熺領國史修建炎來日歷又以孫塤脩譔實錄復禁野史俾不得紀述朝政意以爲巳惡皆巳滅跡豈知身死後公論具在其壅蔽人言刼制君父誅鋤忠良主和誤國之實史臣歷歷備書而纖悉靡遺焉

張俊傳曰俊性尤貪鄙古田畝半天下家貲鉅萬驕而寡謀畏懦玩寇爲世所鄙薄

脫脫丞相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是大不然俊受心膂爪牙之任雖有平苗劉功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罪不少刱其附檜主和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罪更何如哉

田叔禾曰張循王俊享富貴之極復善治生其罷兵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

周密紀事曰紹興二十一年高宗幸清河王第安民靖

難功臣太傅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臣張俊謹進奉古器龍文鼎一商彝一高足商彝一周盤一商父盤一周敦二周舉罍二有蓋獸耳周罍二進奉玉器御藥帶一條玉池面帶一條玉獅蠻樂仙帶一條玉鶻兔帶一條玉璧環二玉素鐘子一玉花高足鐘子一玉枝梗爪杯二玉爪杯二玉東西杯二玉香爐二蓋全玉盆兒一玉瑑頭楪兒一玉古劍璏等十七事玉圓臨安樣楪兒一玉靶獨帶刀子二玉竝三靶刀子四玉犀牛合替兒一金器三千兩翠毛二百合珠子

十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珠子念珠一串一百九顆馬價珠金鑲束帶一條白玻璃圓盤子一玻璃花瓶七珊瑚樹二瑪瑙碗大小四十進奉汝窰酒瓶一對洗一香爐二香盒一香毬一盞四隻盂子一出香一對大匳小匳各一進奉盒伏螺鈿盒十具犀皮盒二十具織金錦褥子俱全進奉書畫有御寶十軸曹霸五花驄馮瑾霽煙長景易元吉寫生花黃居寶雀竹吳道子天王張萱竹叢邊鸞萱草山鷓黃荃萱艸山鷓宗婦曹氏蓼岸杜庭睦明皇斫膾無寶有御書九軸趙昌躑躅鵪鶉

梅竹思鄭躅毋雞杜霄撲蝶巨然嵐鎖翠峯徐熙牡丹易元吉寫生枇杷董元夏山早行二軸偽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無寶無御書荆浩山水吳元俞紫氣星進奉帛疋撚金錦五十疋素綠錦百五十疋水錦二百疋生花番羅二百疋暗花婺羅二百疋樗蒲綾二百疋犒設隨駕官知省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紫羅五百疋雜色纈羅五百疋馬下目子錢一萬貫文[redacted]衛一行祗應人錢五萬貫文炊餅二萬個熟猪肉二千觔燒爆三十合酒二千缾進奉御筵果脯百六十餘味未細錄隨駕官知

省御帶御藥門司直殿等官酒肅數十筵其族送外官筵席第一等太師秦檜少保秦熺第二等恭國公殿帥楊存中參政余若水普安郡王即皇太子孝宗恩平郡王亦皇子太尉樞密使吳益巫伋等第三等侍從管軍知閤御帶宗室外節度使等三十餘員第四等環衛官宣贊舍人閤門祇候等八十餘員第五等閤門承受知班中官等百餘人員各分別有差俱未詳錄本家親屬弟拱衛大夫張保男奉議郎直敷文閣賜紫金魚袋張子顏宣教郎直敷文閣賜紫金魚袋張子正孫承事郎籍田令賜紫金

魚袋張宗元等妻秦國夫人魏氏妾咸寧郡夫人章氏和寧郡夫人楊氏碩人潘氏沈氏曹氏周氏等和州防禦使幹辦府事差提點排辦一行事務張青具

昻按編年第五卷末云僕射沈該謂商卿公曰先公之忤張俊也以廉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先公獨清檜力私虜而先公獨力戰所以不免於禍時以爲確論竊以秦檜私虜史鑑諸書載之悉矣今讀章公此紀尤朗若列眉其言曰檜初歸辣撻遣之淮上共有陰謀于虜無疑也洪忠宣皓言及室撚寄聲室撚乃粘罕部將

親見檜在淮爲罕草檄詒斥乘輿檜貶皓嶺表恐皓泄其語故也兀朮招飲檜妻亦預何親暱至此則異時驛書往來呢呢如家人婦子語信然也擬呈二策欲糾率山東河南忠義人還北及南北士大夫通書問蓋明示胡越一家偏安江左無煩用兵恢復報怨雪耻意惜乎舉朝不悟也至謂朕亦將侍父兄省陵寢此則可爲寒心夫既不由用兵恢復迎歸二帝又不云虜人革面二帝奉還則父兄何由得侍檜之心豈誠如高宗所詰朕北人歸北而使帝復爲徽欽耶帝爲徽欽彼居然爲張

邦昌劉豫耶張時泰曰金縱檜還必陰以劉豫許檜旨哉斯言覺朱子謂其罪通於天翟汝文斥爲金人奸細文文山謂其惡踰崔杼猶苐就其挾君臣虜僕國僇忠而言未嘗窺及此旨也不寧惟是晉賈充死太常議謚博士秦秀引春秋莒人滅鄫事謂充以外孫爲嗣絕父祖血食開朝廷亂原惟檜亦然縱妻淫酷出其子于妾腹而以王喚子熺爲後準以春秋及晉博士議檜不孝與不忠之罪不且並通於天哉高宗幸張俊第据周密記在紹興二十一年按紹興五年孝宗就資善堂聽講

天下翕然戴爲皇儲況又十六年矣俊簇送酒筵較檜反列於次等知有檜父子安知有帝父子耶至其種種進奉毋論國仇未雪故疆未復身爲大將正枕戈嘗膽之時豈應竊貨若此要知今之獻于帝者祗平昔獻檜之剩餘耳其厚貲可知則夫奸相六十萬田氏誌之阜陵亦嘗言之洵古今所駭聞也傳云俊起羣盜其由來先不可問矣嗚呼幸天斬檜嗣使檜有後不爲劉豫邦昌必爲石晋且爲莽溫帝雖有匕首之防亦無所用之誠有如紫陽夫子所云也俊亦以黨檜得免大禍不然

其不與胡椒八百石同污青史也幾希俊不足道也彼逆檜者挾虜要君忠良鋤盡方且彌縫欺詐使天下頌巳為元聖元臣而身死未冷諸醜畢彰日罰筆誅百世而下人心有如一轍檜鬼有知其亦赧然羞縮無地矣竊不解高宗之為帝始則受其箝制卒乃分其罪惡以為講和蔽自朕志檜但能贊成之此清議之士所由不能釋然於高宗而曰忠武之死帝實主焉高宗亦復何詞以謝天下後世也昰不禁繙閱祖書旁搜衆說因以見沈僕射該之言為弗誣云士景謹識

岳鄂王金陀續編卷之七

王嫡孫　珂編輯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百氏昭忠錄

閤學劉光祖襄陽石刻鄂王事蹟跋金華人

襄陽聽治之所乃昔武穆王故第也王收復京西六郡欲北向中原而志不克遂忠憤所積歿爲明神安知其不惓惓于舊所臨蒞之地哉而闕無祠堂理不應爾余建祠龕其遺像謹以高廟宸翰之所表異題曰精忠堂類王事實

刋而列之四壁讀之使人感奮流涕也夫功名雖出于智勇而其本實生于忠誠忠矣王之事業可跂而及也自今六郡之民與夫三軍之士瞻像閱碑可以想千載之英烈慕前賢而興起嘉泰四年襄陽守臣簡池劉光祖書

景按石刻分列王戰功其躬履行陣而勝者六十八分遣諸將而勝者五十八共百二十有六條材藝七條智謀十八條勇敢九條紀律十二條威望九條恩信十條先見三條遠畧十二條忠義六條知遇六條爵秩五條詔扎八十六條皆編年行實所具載者不再錄故特錄

其䟦云士景謹識

鼎澧逸民敘述楊么事跡二卷 闕

文林郎黃元振紀 有序

紹興乙卯岳武穆公奉命討楊么先父縱以趙九齡薦辟往岳公幕中主機密文字以進士借補從事郎先是靖康間九齡爲御營機宜時張公所爲河北招撫辟九齡兼幹辦公事適翁公亦從河北軍九齡一見便識公爲奇才初九齡見先父紹興初所上論兵書遂與先父定交至是岳公欲辟九齡于幕不果行

遂薦先父自代軍行至潭濤帥參政席益首賀公幕中得士曰此西漢人才也公甚喜與先父相得甚歡先父亦感公知己知無不言冀竭力以佐公不幸大功未立公爲權臣中禍先父亦屏跡田間嘗談及公軍事元振謹誌不忘特錄之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

先父之言曰公之英威古公不能過至於仁心愛物雖古名將有所不逮若夫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中郎今之宿儒老儒勉強而力行者而公則優爲之

公討楊么時官軍有以交易誘賊遂俘數百人以獻公問何以處之皆曰彼殘害吾民多矣宜戮之先父對曰誘而執之不武且此正是兵機公曰會得會得因厚撫其人賞以金帛酒食而遣之皆懽動相勸咸有願附之意後么驅衆出戰敗之復俘數百諸屬官皆曰前日釋之彼咸願附今亦宜釋之便先父曰前日不殺爲其誘也今敢出戰必有凶渠在其中公頷之遂親閱視僇其魁而赦其餘賊衆率畏威而懷德焉

軍將還先父言于公曰孔明所以七擒孟獲者恐軍還復

叛所以服其心也故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今且不血刃而平大寇彼散匿于山林者多矣賊見德而未見威某懼其復反也宜耀兵振旅而歸公乃大閱軍律嚴整旗幟精明觀者咸咨嗟歎息知王師之有律也

么未平時士人來獻書者紛紛先父請考其優劣而爲禮之厚薄屯駐將郝最有門客侯邦言利便可採先父薦之公命留于帳前聽候最疑邦言己軍中陰事遣人召邦使回報已在宣撫圍子裏最將邦老小盡拿下尋賺縛邦然畏公威不敢加害先父聞之以告公曰士人多耻從軍旅

今公至天下士莫不傾心侯邦舊太學生不幸失身于敵今來獻利害而一家被擒恐傷衆士心公怒曰郝最敢殺士人乎即命於最取邦且曰邦至而一人一物有傷者即行軍法及邦至公厚禮之命送歸本州仍令州中覆恐最于中途邀殺之也其愛惜士類如此

嘗軍行遇雨公下馬徒步行僚屬皆從至一廟宇少憩公諭僚屬曰今憊矣然士欲立功名亦須習勞其體雨中徒行以習勞也廟旁有山峻險公指問曰諸公識黃龍城乎其城若此山之高某舊能飲嘗有酒失老母戒某勿飲主

上亦命戒之某自後不復飮他日侯至黄龍城當大張樂飮酒以觀打城城破每人以兩橐駝金予之以慰今日之勞噫觀公之志直欲恢復燕地洗蕩虜穴不但取還中原巳也

公自奉甚儉偶因食素屯駐將郝最供食以酸餡進問何物曰酸餡公曰某平日最喜食此顧左右留以供晚食庖人供雞公曰何爲多殺物命對曰州中所進食也公命後弗復供提轄官或撻士卒公曰且教訓之勿輕笞辱也然取人一錢者必斬故士皆樂于用命嘗謂先丈曰某之士

卒眞可用矣向者之戰人爲血人馬爲血馬無一人肯回
顧者復中原有日矣
公嘗命宅庫除宣賜金器存留外餘物盡出貨以付軍匠
造弓二千張先父曰此軍器當破官錢公曰幾個劄子乞
得某速欲用故自爲之
一日行軍至一店見其屋新蓋茅而有少缺處公呼店主
問之曰我軍士取汝茅乎居主曰宣撫之軍未嘗一毫擾
人此自偶缺茅耳公曰豈有新蓋屋而少此一束茅者立
命刷之須臾刷到一馬軍郎欲斬之軍曰非人取其茅也

下店飲食繫馬于簷忽聞宣撫至急上馬不覺惧挈下丌
店主亦舉家泣告實不曾擾猶杖之百而後行
公嘗謂先父曰戰陣既交手執得槍住口有唾得嚥則已
是勇也機密儒生未嘗歷戰陣到中原見大戰則心動矣
先隨某入小陣以往觀戰某令機密立馬處必無害也若
欲便溺切勿離馬側蓋數千萬之軍其目嘗在某一旗上
機密若往來不定則軍人一瞻箭射殺之矣惡我亂其目
也大軍皆動然後可隨衆而行
公神勇每戰嘗身先士卒先父力諫曰猾虜或識之聚强

弩以射我奈何雖公忠義神明護之自不能傷然非大將事也公曰昔杜克留守京師某有兵二千來受克節制始至適城外有巨寇數萬克命某往戰某不敢以兵寡辭即往說賊約降來稟克克曰何嘗令汝受降須爲我擒之某復往責賊以不准受降願與戰賊魁出鬭某馳驅獨往奮大刀斫之自頂至腰分爲兩段萬衆不戰自潰人力不至於此眞若有神助者某平生之戰類如此

公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先父所得最小以爲不均復出一包分之先父所得復小公憮然先父曰某以

一身從軍雖得香無所用之公乃曰某舊日亦愛燒香瓦爐中燒柏香耳後來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業豈可有所好耶衆有愧色

公嘗謂先父曰某被主上拔擢至此倘有纖毫非是被儒生寫在簡冊上萬世揩改不得某局有過機密必以見告

公家素無姬侍先父被檄差出遠方有妾傳公納士族女爲妾者先父以告公曰四川吳宣撫嘗遣屬官來議軍事某飯之彼驚訝某之冷落歸言于吳宣撫乃以二千緡買一士族女遣兩使臣妻送來某令其立於屏後告之曰某

家上下所衣紬布耳所食麄麵耳女娘子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也女乃吃然而笑某曰如此則不可留矣遂遣還之初未嘗見其面也

漢上報虜騎大至公移檄五路備五萬人軍資所遣纔二百人耳虜素懾公威名聞風遂遁先父言于公曰宜撫威名已震虜安敢犯特大張其勢以動我實不敢深入我復以虛聲應之正得其情矣然我軍仰給于江西虜避强擊弱他日必大入淮西以輕兵襲江西而焚蕩之使我軍乏供則坐困矣宜置一軍於江州沿江往來可易得利以固

軍儲而拓開形勢以絕其窺伺之路公於是立江州一軍先父被檄在遠公遣一卒馳書趣回盛寒只一布衫先父問曰汝怨乎曰不怨也他軍所得請給則有減尅又如科作衲襖之類自身雖煖老小則凍餒矣宜撫不然所請食錢若干不減毫釐聽某自用某因家累重而費之非在上者有尅於我也何怨之有

公嘗謂先父曰安坐不進則中原何時可復先父曰取中原非奇兵不可公曰何謂奇兵先父曰宣撫之兵所共見共知者皆正兵也奇兵乃在河北公大喜曰此正吾計也

相州一帶之衆盡結之矣關津渡口之舟車與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來無碍宿食有所至于綵帛之店亦皆吾人一朝衆起則爲旗幟也今將大舉河北響應一戰而中原可復矣

紹興七年劉光世罷兵公扈從至建康上欲以光世軍與公獨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韓世忠張俊不受節制外餘盡受卿節制既而有忌公者沮止之公忽召先父出示張都督簡板乃却公丐祠之請公曰其所條具交軍事件一日可辦今乃令某先行畱屬官以待

命此事已中變大功不能成矣某所以乞祠也先父曰某家有老母而以身從軍者欲效尺寸之長佐恢復大計以報明公知遇也使前有立功地某死亦不辭今事既乖則某亦將歸養以爲後圖他日從公未晚也公乃許既而淮西軍果叛使當日竟以其軍付公公以威名駕馭之酈瓊等不敢叛而恢復大計成矣今天下咸知公之忠勇至於公之大計與功之所以不遂者或未盡知也元振幼從先父于軍中親見其本末追念前事不禁歎息而流涕云

從事郎孫逌編輯鄂王遺事摘畧

鄂王之征虔寇也巨賊李動天者據固石洞積糗糧金帛婦女皆在其中洞高而險王用大木先縛天橋八座日使軍士上之賊衆擂木抛石而下官軍不能上者累日王之爲橋也正欲其盡用木石俟其無備然後以計激發火隊用前後鐺心爬山而上甲軍繼之一戰遂擒民人安堵比屋繪像事王如生

趙鼎張浚同在政府王時宣撫湖南北兩廣就撥諸路緡錢二百餘萬市馬川陝廣西印號分隸諸軍訖以奏銷上朝廷魏公當日判送詳檢房磨勘次呈忠簡公公却之語

諸公曰韓張輩恃功自伐頗虧事上之禮惟岳親近儒生禀命朝廷爲將之道固所宜然第諸將不能行而岳獨行之正宜奬異以成其善志今反苛究于有司則事必窮實倘支使冒昧必寘法讞不舉則法廢如韓張輩用度自便抑而不問旣無明罰岳舉而奏之反致磨究他日又誰肯禀奏事繫國體在今日只宜判照使岳知朝廷不以有司相待也諸公服其斷

岳王在鄂州爲宣撫使紀律嚴明路不拾遺民間秋毫無犯鄂郡緝上滿庭芳詞云日落旌旗霜侵甲冑塞角聲喚寒

更論兵慷慨齒頰帶風生坐擁貔貅十萬啣枚勇雲戟交
縱横嚬笑羌戎授首千里靜欃槍九州人兢樂提壺勸酒
布穀催耕盡芝夫蕘子歌舞威名好是輕裘緩帶驅營陣
絕漠横行功誰紀風神宛轉麟閣畫青明
淮東宣撫韓公世忠淮西宣撫張俊湖南北宣撫岳公並
除樞密院汪藻知徽州以啟賀云累歲賢勞蟣虱幾生於
甲胄一時釃賞貂蟬果出於兜鍪時論快之
廸功郎吳拯編傳闕

紀功源流拔編傳 閱

門中一時職賞紛彈衆出方兆參詩當共之

時值盜賊院汪藻知徽州以散貨云累歲貧勞漸民幾生於

淮水宣撫韓公世忠淮西宣撫張俊湖南北宣撫岳公世

紀漢贊行功誰紀風輔流轉濟閣畫青州

有毅備耕盡之夫業于敵塗威名好是塞采被帶甕牌

線橫類笑落攻授首千里請機格允州入讀樂捷書謝酒

更論兵機偷荷頒帶風生坐擁貔貅十萬師校曹雲收役

岳鄂王金佗續編卷之八

王嫡孫　珂編輯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百氏昭忠錄

南劍州布衣范澄之上皇帝書

臣聞天下之大無愚與智皆能指之爲高明者天與日也以天與日照臨之廣且大也旣廣且大則著然者宜無所不該赫然者宜無所不顯然固有不能該不能顯者非天與日不臨而照之也葢物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不能

自暴白於天日之前故天日亦不能該而顯之逮幽暗隱蔽者有所待而昭徹然後天日高明之功全而無所或虧矣人君之治天下亦然恭惟皇帝陛下乾剛普施離明繼照郎位十五餘年中興炎祚天下人無愚智孰不尊爲天日然天下事尚有未該而未顯者臣請徹幽暗去隱蔽曉然明白於陛下之前使陛下高明之功全盛而無所虧陛下中興之初以韓世忠鎮淮西張俊鎮建康岳飛鎮荊襄付以方面之權以制虜人當此之時將帥爲重陛下出不世之畧憂尾大之禍駕馭籠絡而寵以樞密之任當此之

時朝廷爲重既而張俊訟諸軍岳飛奉朝請昨覩榜示遠以樞密行府兒勘張憲其謀有累於飛遂逮繫詔獄連及妻子天下之人不知岳飛之罪又畏扇誣之誅莫不顧盼相視徬徨不能去如病瘖者之人終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由于疑似之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漢高祖孝文帝治天下如天日之高明矣蕭何爲相國周勃爲太尉均得罪下廷尉此何勃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表白於高文之前也王衛尉一言高祖聽之薄昭一言孝文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德夫既捕之於

前釋之於後天下後世絕不以爲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而聖哲之道益明也今陛下捕繫岳飛是飛自處于幽暗隱蔽而其勢不能自暴白於陛下陛下孰得而照臨之哉況方當迅雷震電之怒勢不及於掩耳而天下之民疏賤無知不敢爲陛下言百官有司各有攸職不肯爲陛下言宰輔之臣媚虜急和又決不爲陛下言是陛下卒不得而照臨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以不敢不爲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愛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寬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得士卒之

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煅鍊以成獄岳飛之治兵嚴肅而尚威此疑其得罪于偏裨者也張憲之文璉主帥此疑其煅鍊以成獄者也此中疑似之跡臣不得而知陛下以情察之可也况武夫悍卒不知禮法多不能自避于瓜李之言夫岳飛未遇陛下十年前一匹夫耳陛下卵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而典副樞陛下何負於飛而飛乃爾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爲說是大不然韓信者漢高嘗許以真王既定天下遂奪其齊楚而侯之信之所爲怏怏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飛以匹夫十年間取陛下三

公其志蓋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中去荊襄數千里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其命如平日者也況今楚泗建康荊襄之軍皆陛下軍彼其將帥士卒自知身屬陛下固已安之矣或恐一旦聞有分析離散之事而驚駭亂常亦其理也當其驚駭亂常而擐甲執兵亦其理也若於此時諭而安之宜無有他嘗觀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也其子晞屯邠州軍士放縱段秀實取而斬之闔營大譟起而擐甲秀實笑而諭之一軍遂寧當是時使秀實究獄而以一章至長安則子儀必在疑似之間也又使秀實

而在今日爲陛下措置此事則飛必不居疑似之嫌况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銳意恢復祖宗之業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爲逆賊報仇哉春秋時子玉得罪於楚成王殺之而後晉文喜可知也南北時檀道濟有功于宋文帝殺之而後魏人有飲馬長江之志此皆前代炯戒不可不察故臣願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照臨之又思漢高孝文之事而釋飛于疑似之嫌此非臣私心之所言實天下公心之所言也臣與飛素無半面之雅亦未嘗漫刺其門而受一飯之德獨爲陛下重惜朝廷體耳臣非不知

陛下方震怒之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身汚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輒敢攖逆鱗犯忌諱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伏望陛下重惜國體不憚改爲斷自宸衷特垂赦宥使君臣之義復全于今日而飛之餘忠尚得効于後來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俯伏待罪之至

朱子擬建儲劄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時有小臣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時高宗年止三十一聞其言欣然

開納擢寘亮爲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名也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請最後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疑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爲皇子進封建王自儲宮正位宸極熹等切惟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雖由天命非出人謀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常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欲望朝廷特賜開陳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杜莘老乞昭雪奏劄 眉州人

臣聞燕昭築臺而羣賢願歸勾踐式蛙而戰士思奮故能破强齊擒夫差霸諸侯威震天下亶由二君有激厲之術使人樂爲用也恭惟陛下憤虜渝盟躬行天討必欲掃除强敵再清中原復二帝之讎隆萬世之業可無激厲之術以勸士大夫邪臣竊見往者秦檜擅權力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使不得伸是以胡銓直臣也以上書激切檜竄貶之遠方二十餘年不用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檜又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寃往往爲之出

洊臣願陛下思感感之義霈渙號之恩召還凱銓亟賜擢用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在廷之臣必黽勉而盡忠沿邊之將必踴躍而效命矣

王自中鄂州忠烈行祠記

余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已爲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始破郢郢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侯曰嗚未矣余至鄭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

稱説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純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士皆欲獻聽命聞大篤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逆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薺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堯然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

南陽毋敢膺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洛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職陳留夷人遠畏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賜廟號曰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張侯尚書公仲子尚書公建炎初使虜留數年而歸節比蘇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加意忠孝余則東州王自中也 尚書

張公名郡

周端朝宜興縣鄂王廟記 太學錄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岳武穆王以誼尊宗社志還故疆勝爵崇祀祓于荆襄夏郢至震耀矣始建炎間虜爲南軼王提勁旅轉戰桐汭連奏六捷時巨盜旁午闞宜興殷實率衆寇犯官旅雖伏縣郭淪陷王引兵至賊望風竄偃深滙王追奔殲殄盡還所掠艤舟餘盜相挻未已王設方畧或降或誅羣醜全清旁郡邑棄貲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躪孔棘賣撥辟走咸莫保因而宜興外捍虜內攘盜

存立無震王之勳烈雖降在一縣豈不偉歟比聯守將盡
能爲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虜已無噍類矣余觀王抗
志不撓誓滅强虜僞掃空洞庭通闊江漢然後舉肱河維
决背燕趙迄以其身借爲死生視留題金沙寺時氣概已
見莫爽有知其當㕑夷門踈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
香火之留哉其摧戕覔鬱以功爲諱而宜興之人實曰王
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褒幽節謚之典相
爲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綿蕝未稱嘉
定十一年知縣事戴君楠甫上謁猶郎周孝侯祠下慨然

曰豐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廸民者也其敢忘革乎度地鳩材將爲新宮修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珂共佐其費役不及民明年六月廟成重堂崇楹臺廡森聳備服南面旟纛儼雅邑人闐溢歡舞還念舊事數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主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殺先蠶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默扶邦烈顯闢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爲賜而爲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挹善卷之高俯激罨畫之清以詠歌王

之德于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俾美材輩産以保乂
王家兹不亦所望于邑之人乎

　景按建炎時邑人嘗即孝侯周處祠畔立生祠以祀王
通直郎錢謙爲之記今闕

　朝奉郎戴桷高郵軍紹興三巨公祠記 永嘉人

建炎時巡駐蹕吳會故淮左爲畿甸藩翰高郵又爲淮左
心膂審伸縮察虛實者必殫心焉方張忠獻越江督師寔
高寄懷有鷹揚鄣徐電掃雲朔之志今贍衮堂則公徙倚
之地也韓忠武馘黥虜之酋殄僞劉之衆域土痔糧今郡

城則公版築之遺也岳忠武親援天矛虎視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名三埰則公結寨之址也歲遷時改烝嘗乏處徒使孤臣憤士想義概于凍雲淒雨之餘墨客騷流索遺蹤于秋草斷雲之外非缺典歟桷假守是邦越明年寶慶改元得地于郡治之西薙艸築祠以屬民志至丁未三月告成客或諗余曰夫三巨公皆銳志中原者也然考南北兵力之堅脆酌六朝已事之得失則離合大勢類非征戰所能定也桷曰不然金酋海陬之小醜爾崛起而攘中原二帝三王之統冠裳典禮之盛彼固不能安於所有也始畀

僞楚再畀僞齊當是時我國勢方植而未固將材方集而未梟兵實方討而未勁也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餘虜益厭兵挐大河之南以還我我之兵將驁擊爭奮百死不却合我師之勢乘虜人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箠定耳故和者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黠羣策以講和合我事機而中彼之願欲適以自誤而已此陵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巨公之盛心未嘗一日歇絕也想其忠憤之氣充薄宇內爲颷風爲怒濤與爲迅雷爲激電與或爲干將爲巨闕以搘撐犂之首與爲枉矢爲攙槍以射參晉之墟與不然

則騎箕天上夾銀河以洗甲兵與俎豆于環堵之宮是殆鳳凰去而泣梧桐之棲與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於國也亡而若存者邦人之志於公也是世道之綱也抑人心之天也其可以弗揭乎哉

寳謨閣待制李堊祭鄂王文眉州人官學士謚文肅燾之子也

嗚呼靖炎之变事奚忍言逆胡馮陵天壇日昏王起草萊奮戈中原英畧不世勁氣軒軒智絕一代勇兼百賁實天所授以拯黎元張宗二傑㦸掖載援國士見遇視猶弟弟王僉感厲忠義永存南薰大麾血喋於門天聲一振威讋

獯狚翠華渡江王亦南轅羣盜□起嘯徒孔繁分據淮河

蟻結蜂屯義旗所指獸駭雲奔句舉襄郢席卷洛宛洶湧

之勢如摯鵬鶚湖冦負固錯列雄蹲八日剪除殲其鱏黿

鄖潁再克銳氣如翰遺民徯來蹕至壺飧按行都邑展禮

陵園功喪垂成智士嗟憤存心宗國用意本根囊封至論

窬扣帝閽嫌疑豈恤忠藎畢殫勳勞始終光紀旆旛讒夫

鴟張電驚譁喧鑿空傳致巧舌瀾翻王亦弗屈卒抱沉寃

海內扼腕聲隨氣吞大明昇天景耀有辉盡燭陰幽光賁

英魂鳴呼將勇維常知義者難將材衆建尚德者尊王兼

二長蘊識不煩用不盡能世運有兩征伐之利著謙之坤王少挺特志非蓄奬藐視同輩有如燕饗豊公一箴佩服靡諼居若儒紳以禮自藩身殁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垔於王美宿所討論詠玄既死有舌莫捫顧眂王祠敗壞頹圮惕然于衷義奚敢安乃命更葺邦人改觀廟示後勸且愧前謏惟日之吉載肅衣冠祀事孔虔徐威在顏乃觸牲牷乃薦蘋蘩王靈如在歆此一樽丙張宗係張所宗澤

岳武穆王眞讃序　闕名

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之優劣者未嘗不自其大節而觀之當

魚朝恩程元振相繼用事諸將之進退伸縮靡不由己子儀內除外徙聞命就道光弼在臨淮凡三年及除東都留守辭以糧運歸徐州收麥光弼亦遂以此淹鬱成疾而卒此優劣所由分也雖然若子儀者固無以尚之而光弼事獨不可深念乎昔之養勇者不以一毫挫于物議劍語微忤則拂衣去衝冠裂眥氣所激也憤而發車目光射牛背矣大丈夫出萬死一生之力建蓋世格天之功一旦見擘于黃口小兒死則死耳安能垂頭帖耳受人牽勞者乎雖然使光弼而就道豈遂至死倖臣特欲困辱之使出我下

子儀亦遂俯仰從就于其間而得以自全若夫召之來而必死知其必死不疑以就命者其惟岳武穆鄂王乎國家建炎南渡禦戎剗寇東扶西支僅能自立尚凜凜也至紹興八年金人以河南陜西歸我以緩我師至十年而盟敗而我之諸將受命四出所在捷奏而武穆克復之功又爲諸將冠蓋自中興用兵以來我之軍兵已皆精銳老者如百鍊鋼少者若新發刃縱橫靡不如意此正天人合一之機千載一時之會其如和議之說行而班師之詔屢下何夫以舉朝欲就和獨有一大帥闖闖不肯和且言必與之

俱斃然後已其可罷而勿問乎故爲當時計不去公則和議決不能成一日召三大帥首相置酒迓之韓張已至王以道遠差後飭堂厨必待公至而後飲至則竝除樞密未幾言者至而祠命下矣他尚何說哉嘗聞永嘉陳止齋云往見石天民言其父嘗赴上江有巡檢官夕投宿縣驛忽呵導岳少保來急急搬撤去而少保已至問此何官是間無旅館可只在門房駐巡檢如言迨夜張燭堂上諸將會坐巡檢從壁隙窺之諸將起稟密語公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而起稟者三公答之如初嗚呼公豈不知此

行之必死哉其鼎鼎數千里而來者非赴嘉召也直趨死如歸耳近更有士大夫得楊武恭王之孫伯嵒者言曰武恭一日被首相召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遣岳飛赴大理又傳旨要活的岳飛來武恭郎袖牒往見公公呵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爲武恭曰無事吽哥哥蓋當時諸將結爲兄弟行自一至楊十也公曰我看汝今日意思來得不好郎抽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頃之有小鬟出捧盃酒勸飲武恭意公必於内引決要我同死遂飲飲訖公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今日方見汝是眞男

弟我爲汝往遂肩輿赴對嗚呼王不肯爲兒女子之死久矣大義明天地大忠著古今則王之志也死生惡足爲王道哉雖然王死而和議定而復仇之說至於今猶綿綿宛宛未絕而常存者其王一死之力與

補刻司農少卿高穎奏劄略 紹興十年

臣聞兵家取勝以謀爲主謀之發用以時爲宜臣切觀今日攻取之計必在河北忠義之士曾無漕運之勞器甲之需激賞之費借曰萬一敗失亦不傷乎國體用事于金賊腹心之中而收功于疆埸千里之外夫何憚而不爲誤蒙

陛下擢置卿列苟臣言可採卽委臣措置河北河東京東三路軍馬所有文劄乞降付宣撫使岳飛庶幾可以裨贊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仍乞降三路賞功聖詔然後臣當奉命請行取進止

司諫陳公輔奏劄摘畧

臣竊觀采薇遣戍役之詩言一月三捷蓋先王之兵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攻之無前迎之無敵故王師所至鬪或不勝方其遣也已有三捷之稱焉惟陛下以九月初吉鑾輿順動將撫迎江上之師六軍已行而京西岳飛先已

蕩平汝潁既而連破商虢又取伊陽長水捷音五至中外

稱快此與采薇之詩何以異焉

御史正與乘孫之人言今只是謂
蓋平主虞器而典教百職又兼外史水盡音正官中焉

重訂金陀編跋

金陀編纂訂既成其爲原編若干卷續入者若干卷將鋟梓以授海內景不敏請得攄數言附諸簡末曰古來國史之與家乘其判然者公私之辨已矣非必出子姓手之爲私也碑碣銘誌往往乞言於縉紳文人縱不諛墓蒙譏佳傳贖貨而溢美要有之矣若史則士之立功王國者勳績紀於太常得失訂之僉議蓋棺論定而易名典行子孫何容心焉竊歎宋代史事之獨謬也元祐熙寧勢若氷炭螭頭漫無直筆自朱墨史出而公道始

昭惟紹興亦然秦檜三代掌史誣蔑元勳諸相將功績凡有關恢復計者輒削而去之或私諱王音以愚後世其於先忠武王尤甚雖檜死而時政日紀諸書經僕射洗該等刪定而忠武心跡猶晦而未彰洎寧宗朝亦齋懷牘上奏被旨三省看詳宜付史館由是國史實錄院始得所依据參確無疑而王精忠懋績炳炳烜烜如皦日麗空無纖毫得以掩翳矣是則史不能公不得已而公激于私以私鳴公天下始有至公後世絕不病其爲私國史家乘居然並存不毀此金陀一書私之爲關祖

德公之爲朝廷樹臣鵠爲世教正人心其所繫洵非淺鮮哉是書也亦齋公手經三刻兩在浙一在鄴有元中葉止所公以王七世孫平章江右再爲梓行而豫章始有書猶曰作述僅出一家也先叔祖五來掄貢太學遍遊京畿南北嘗於金陵見一坊本則明嘉靖時侍御唐龍池所刻也前乎此者浙江平章張吳陵氏已刻於元季矣爰錄其序以歸慨然曰此家乘也當途士大夫咸惓惓加意闡揚若此爲子孫者當何如哉康熙己亥王禾齋學使索書進閱書爲平章公時所遺之本年踰四

百板朽字殘命景重加校訂鈌者補之疑者參之繁複
者間節去之其昭忠錄則增而入之並稟裁於王公稿
成王公銳意勸刻事未果行荏苒又十餘載躬逢
聖世褒德發幽顧此誼存忠孝之書竟爾湮沒豈惟景爲
先祖罪人亦且抱慚張唐二公暨承齋夫子者爲不少
矣邇年來豫章同學諸君子亦咸以是書爲言不揣固
陋敬授剞劂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庶克共諒其雖私
實公有以油然興其懷慕前賢之意矣夫
皆

皇清乾隆元年丙辰歲季秋月朔

廿一世孫奉新縣副貢生士景薰沐敬跋